

斯芬克斯
之美人

千里



斯芬克
斯
之美人
千里



MG

I561.44

73



3 1762 6956 5

斯芬克斯之美人卷中

第十章 隱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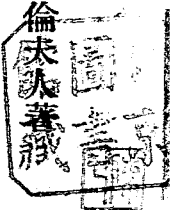
婦人問道。你爲甚嚇成這個樣兒。你不和我握手嗎。說着便伸出手來。李克樂却不敢動。也不說話。只是目灼灼的瞪着他。好像見了鬼怪一般。婦人又似笑非笑的說道。其實見了我。斷不至嚇到這步田地。你難道不曉得我在這裡嗎。李克樂方如夢初覺。便答道。我沒不曉得。婦人道。柯家的人盼望我來。柯長官叫我來這裡同住。你真不知道嗎。李克樂道。我怎知道就是你呢。連你的名字我也沒聽見說過。不過聽他們說。有個「喀新」到來罷了。婦人道。也罷。只是你也該有些猜到是我纔是。我到了這裡。也全不知道他們認得你。便夢想不到

斯芬克斯之美人 卷中

一

英國 廣東

甘糜倫夫人著
先閱居士譯述



我的「喀新」的女兒是要和你結婚的。李克樂愁歎了一聲。帶着失望的光景。回身要去。婦人趕上兩步。一手抓着他的袖子。嘴裡說道。你且別忙逃走。咱們的事。究竟如何辦法呢。咱們在此地相逢。是一件很不好的事體。若是我們再要鬧到越發不好起來。那就兩敗俱傷了。彼此要籌思個方法纔是。李克樂轉過頭來。說道。方法嗎。你在這裡。便是我覆亡之兆。我還有甚麼方法呢。婦人泰然答道。不至於此。說着便把手鬆了。又道。我何至今你覆亡呢。我的朋友呵。我並不猜忌你的。因為我再不鍾情於你了。我要是鍾情於你。見你愛了別人。我就要思量報復。破壞你的好事。把你新戀愛的人心肝都摧碎了纔罷。只是我既然忘情於你。說到這裡。高聳兩肩。帶着嘲笑⁷的聲口。又現出憐憫的樣子。幾乎話也說不成了。略停了幾分鐘。勉強的續說道。既然忘情於你。你的事和我再不相干。並不妨害着我。所以報復的想頭。我是再沒有的了。李克樂被他帶

譏帶諷的聲口激怒了。也帶着怒說道。你道我思量着你心裡的想頭嗎。我的心事我的憂懷是爲着你嗎。你難道看不出我的心事我的憂懷却是爲着柯懿德嗎。你來到這裡。便是侮辱了他。將來也會惹起他的煩惱來的。婦人道。朋友。勸你和平總罷。你說到侮辱。若是果然有了。斷不是我所致。還是你自取的。至於煩惱。却又從何而來呢。他不是戀愛你嗎。李克樂現出不耐煩的神氣。點了點頭。婦人道。好了。他既鍾愛你。再沒有甚麼防阻着他。不教他鍾情到底的。至于我無論怎樣。絕不破壞你的事。還有甚煩惱呢。李克樂聽了猛瞧着他很詫異的問道。你是甚麼用意呢。婦人道。我的意思。是要將咱們的實情。別告訴他。只說我今日纔和你初見。向來不認得的。這還不行嗎。他又何能知道那些事呢。男子道。我將要和他結婚。你却教我掩藏從前的行事。不教他知道嗎。教我瞞騙他嗎。你便可和他親近了。不然他一知道真情。定要見你生畏。却遠避

不暇呢。婦人陡怒起來。高叫道。我固然不好。你難道還比我好些嗎。難道你不是把前情都瞞着他。直到如今嗎。他難道是生就這樣的。你那罪過。他就通赦免了。你的往事。他就並不追究。惟有我的罪過。他就斷不能饒。見了我就要驚嚇畏避嗎。男子着急道。不是。不是。婀娜。你錯想了。說着滿面通紅。現出差愧之色。又道。這些罪過。是我和你分擔的。我不到得成了這麼個小人。但知責備你的。我是慮到懿德有了憂恐的事。他若知道了。我從前有戀愛的情事。他就要柔腸寸斷的了。他總以爲我從沒鍾愛過一個婦人。始終鍾情於他的呢。婦人道。可憐這個清白人。真是太沒見識。淺視乎天下男子了。李克樂道。你別笑他淺見。這正是他的好處。是他的難得處。令人可敬的呢。他這麼一心向我。這麼信賴我。我實在不忍欺瞞他。你如今的意思。不是要咱們兩人都緘口不言前事。永遠瞞騙着他麼。婦人點了點頭道。正是。你的意見又怎麼樣呢。你難道要

把六年前的事都告訴他。玷污了我的行止。教我站不住這個地方。依舊捱飢餓去不成。要把你生死與共的那麼一個純潔美好的女孩兒。害的他肝腸迸斷不成。我的朋友。你這計議並不是機警有智識。是斷斷不行的。於是停了一會。李克樂又低聲說道。單照依你的方法。也是不行的。婦人道。然則再要加些甚麼方法纔行呢。男子道。你還須要立刻去了此地。永不回來纔好呢。婦人道。你要我把自己的享受都捐棄了。離了你眼前。你的心裡纔安貼嗎。你如今改行從善。享有道德上的體面。惟有我。知道你的前事。我在此。你自然心裡不得安貼。你要一輩子保住自己好名兒。自然嫌我在這裡了。男子道。你說歪了。我勸你不要這麼樣着想。婦人道。然則又該那麼樣着想纔是呢。我如今也要趁這機會。希望作成道德上的體面。你却教我一概捐棄了。讓你多享受些嗎。我請問你。你是該有這德行善良的專享權利。難道不許我在這英吉利國土換

過新面目做個良善的女人嗎。我這仁厚的「喀新」教我在這裏爲家。免了窮苦艱難。我已安排着做他女兒的替身。要報答他的好處。立意在這地方做出各般令人欽敬的品行來。我如今每星期日都到禮拜堂去。又往村塾裡教讀去。又去存問貧民。又縫紉衣服。安排藥餌。以便施濟人家。那麼不上幾時。就要把我自己改換個樂善好施可敬重的女人了。這麼個改過自新的事體。你難道也要生起反對。不許我做嗎。李克樂道。不是不許你做。只是你該在別處去做。若這裡的女兒。是我的妻室。你在這裏。是要凌犯着他的。婦人道。你真是沒道理。我只有這個所在。是開着門路。給我做這些事的。叫我還跑到那裡去。況且還有一件。就算我在此地。防碍着你。只是咱們往日的過惡。本是分擔。你如今便受些煩惱。也說不得了。難道這是不公道不應該的嗎。李克樂一想這些話。果然是真的。無從難他。更不忍重提往事。說他不該拒絕婚姻。全是他不是。

的話了。於是委曲將順的問道。那麼你要我如何行事呢。婦人歡歡喜喜的說道。我要你一切事情都由着他。過了今日。我們都不要再提前事。只做個向未相識。今日纔會見的模樣。我決不干涉你的事。你自然更不肯親近我了。彼此既不稍露痕跡。何至有人議論。說我們不是向未識面的呢。李克樂道。雖如此說。恐也未必安穩。難道不會碰了意外的事。把真情發露出來嗎。婦人道。有甚意外的事。能發露咱們的。咱們的隱情。只有咱們兩人知道。其餘再沒有人曉得的。我們都爲着自己的利益。既不能自己吐露出來。又何至互相舉發出來呢。況這件事一發表。便要害及自己一生的名譽。與別人一生的名譽。若是自己承認起來。那個人就負罪不輕的了。不但如此。或因此觸犯刑章。也未可知。所以你剛纔的主張。竟想做這犯法的自承。不過是憤激的舉動罷了。如今咱們已算彼此同意。把這自承的問題全行棄却。你道是不是呀。此時李克樂

沒得推拒了。兩手合攏來。牢牢的握着。好像身上感受痛苦的一般。嘴裡喃喃的道。這是怎麼說。成個甚麼人。世了。說着便回身要走。婦人又帶着愁容。柔聲的說道。李克樂。咱們分手之後。我總沒度過安樂日子。五年以來。都是日夜作工。纔能苟延性命。掙來的辛工。有時還不足糊口。我的折磨是該應的了。只是這上天降罰。却不算得很公道。兩個人一樣的過失。何以單教一個婦人承當呢。說到這裡。猛覺得門外有些響動。聽起來却是堂門啓閉的聲音。與一陣脚步響聲。于是把二人的說話。登時打斷。只見門關忽啓。却是懿德面皮紫漲。氣急敗壞的奔進這廳事來。口中叫道。啊。李克樂。你回來了。在這兒了。我曉得你要來看我的。你身上好嗎。你回來我喜歡的了不得呢。便依着李克樂並肩坐下。那雙碧瑩瑩的眼中。露出很樂的神氣來。這時李克樂的狼狽。真是無可形容。當着兩個婦人跟前。這身子不知安放到那裡纔好。恨不得地裡有縫。他就

鑽了進去。一邊是個將近結婚的人。嫣然笑語。情誼那麼親切。一邊是個舊日戀愛的人。只管睥睨着他。微微的笑。李克樂雖不是個呆人。此時竟要變了痴呆的模樣了。只得抬起了手臂。搭在懿德的肩背上。對着懿德親切切的笑了一笑。却又從懿德的頭上。把眼光丟到那邊去。把婀娜瞧了一眼。有些疑忌的。口裡却一句話也不能說。懿德却坦坦然一無所知。又問李克樂道。你和婀娜「喀新」已結識了。是不是呢。婀娜忙道。是了。適纔你沒在這裡。我們已結識了。懿德高聲道。那就很好了。李克樂。我想你認得我新來的「喀新」。所以特給你兩人一個小叙的空兒。我很想離了杜氏諸人早回家了。媚梨是個很關切的。他便叫駕了輕車。又借給我氈帽和外罩長衣。送我從馬院子出來。一個人都沒曉得。這個人豈不很好嗎。我的爹和姑媽要再過一旬鐘的工夫。才坐馬車回來呢。於是婀娜看着懿德。含笑說道。我看此時還是別了你們兩個

少年人的好。說着便拿了他的書本和活計要走。又拿出手來和李克樂行禮。安安閒閒的說道。晚安罷。今兒幸得識荆了。於是懿德又說出一句高興話來。在懿德是無心之言。然而兩個傍聽的人。都不免覺得無所措手。只聽他說道。婀娜。你和他結識。該喜歡了。因爲李君是個男子中最好的。我告訴你。和他認識。是一種僥倖而得特許的利權呢。李克樂慌了。叫道。我的好懿德。他的意思。是要打斷懿德的話。只是打斷不來。聽他一氣說道。我的「喀新」啊。我只望你將來也遇個好男子。像我的李君。你就真有幸福的了。我幸遇了這麼個人。不信自己竟有這麼個好機緣。直到如今。還不住的驚奇呢。說到這裡。聽得李克樂叫着。他。纔咽住了。只見婀娜微微冷笑着。答道。懿德你明兒習慣了。便不以爲奇了。這句話是和懿德說。只是這笑話的神氣。和這含蓄的意思。都注到李克樂身上來。李克樂心裏明白。又不敢不和他握手。只有低了頭。避了他的眼。

光罷了。看官們。這苦劇的第一齣。就從此開端了。

第十一章 過夏

光陰荏苒。早又是初夏的時候。英國人的規矩。交到西歷五月。纔算是夏天的。這時射獵的事都停止了。要再到了九月。鷓鴣出現。這纔大家重又舉行獵事。如今夏日天氣。西希爾州的人。却沒甚好消遣的方法。男子們或是釣魚。或是做些極無聊的勾當。那些婦女們。本來也是悶坐的。今年却不然。因為柯懿德的婚期近了。都盼望着瞧熱鬧。還有到倫敦去買時新服飾。預備他二人喜事時穿戴的。所以大家多忙忙碌碌的鬧着。原來這西希爾州的人。不比倫敦附近各州的人歡喜出外。當這夏日炎天。附近各州的人。都成群結隊的遷到倫敦過夏。惟有這西希爾州的人。却依舊住在家裡。其中也有一二富餘之家。偶爾租一間半間有鋪陳的房屋。在倫敦過夏。但是住不多幾時。就要回來的。這

也是西希爾州人風俗上的習慣。雖然如此。州裡人家的女兒。却被他們在倫敦的親眷。常常接去同住。這些被招請的女孩子。大概多排行最長的。不然就是剛及長成之年的。再不然就是這個招請的人的教女了。西俗孩子受洗禮的時候。要找個管保的人。這管保的人。就叫這孩子爲教子教女。那受管保的孩子。就叫管保他的人做教父教母。這話表過不提。只是每年這招請的事。並無一定。所以女孩子們。都沒預先安排往倫敦去的。有一天杜家這班女孩子。看見一封書信。擺在早餐的桌子上。乃是他們舅母給他們娘親的。這舅母就是彌伯爵家的老夫人。住在倫敦曼折斯大地方。當這初夏的時候。彌老夫人捐書來給杜老夫人。大概總不過是要在這些甥女們之中揀擇一人。邀他往倫敦同住幾時的緣故。那些女孩子個個都盼望到倫敦去。便急於要知這書中的說話。只是娘親又未下來。這書還沒拆開。不知究竟是不是來邀請。又不

知究竟叫那一個去。都不免有些着急。只把這封信面翻來覆去的看個不住。因爲這杜家女孩子之中。現在只有三個可以受人招請到倫敦作客去的。最長的叫意倫。他是禰夫人的教女。第二個就是媚梨。第三個叫鴉頭。其餘還是小孩子。都在學堂讀書。沒有他們去的分兒。這意倫最長。又是禰夫人的教女。本該是請他的。只是他接連去過兩遭。所以這回未必還是他。那麼就要輪到媚梨了。只是媚梨的容色三個之中。算他是最平常。禰夫人叫這些女孩子去。也有替他擇配的意思。媚梨若去。恐不易得佳壻。這一層禰夫人料已想到。照此看來。又怕未必定是媚梨。至于鴉頭模樣。却生得最好。又是初長成的年紀。也說不定不請他去。所以三個人都有去的資格。心中都存着去的希望。那鴉頭第一個說道。這一遭該是請我的了。我已是年長的人了。還沒入過成人的隊裡去。我也很望逛逛倫敦呢。媚梨道。我像你這麼的年紀。總沒求着要去。

的。意倫已去了兩遭。這一遭很該輪着我。斷不是你去的。意倫道。或者還是我去。也未可定。舅母是最疼我的。況且又是他的教女。能不叫我去嗎。正在爭論。杜夫人已走進膳房。各人就圍隨着他。把這書信高高舉起給他瞧。且逼着快拆開了。省得大家都想望。杜夫人還是從從容容。拿眼鏡帶上了。慢慢的拆開封皮。故意做出鎮靜的模樣來。只是他的心裡。却也有般着急。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呢。原來他一共有七個女兒。其中有三個可以論婚了。家裡的費用很大。又要愁着他們的婚事。以爲倫敦的人物衆多。女兒一去。便有可以擇得佳婿的機會。他如何不要心急呢。只是杜夫人這些想望。不啻夢中妄想。看官要知道倫敦那些少年。晚間跳舞會中。結識一個女孩子。百般奉承。到了明兒早上。或在公園相遇。便瞧也不瞧。已全然忘記了。至於年紀略長的。在宴會裡。有時碰巧和一個女孩兒接坐。不能不勉強應酬。裝作親熱的樣兒。究竟非出於

至誠。甚至心裡還要懊惱。怨主人不把他讓到曾經結婚的婦人那裡去。尙爲有趣。比這羞羞怯怯的女孩子教人納悶的。真是霄壤之別了。而且倫敦的人。若是個有職業的。日間很忙。到了晚上。困倦已極。就有多少好看的女兒在門前經過。他也無心出來瞧一瞧。若是個閒散的人。終日間呼朋引類。賽跑、打球、跳舞、射鴿子等事。鬧個不休。一到過夏的時節。每天點燈時候。他們還要輪流作東的高會。儘有千百個女人。接連着經過他們的眼前。他們也視同一律。並不格外留神的。鄉間的夫人太太們。想爲女兒擇配。只管送他到倫敦過夏。教他赴跳舞會晚餐會。希冀着遇個傾心的人。豈不是一件難事嗎。今日這杜夫人果然懷了這個妄想。故一見這封書。心裡無限的喜悅。因爲他近來有了一件非常失望的事。是一向都拿定柯懿德是要和兒子展模結婚的。懿德又是從小見慣的女孩兒。深知他的好處。十分愛他。若得他爲媳。是最喜歡的。況

且懿德不但樣樣都好。又廣有家財。杜夫人雖不是貪財好利之人。只是近來的景況。不能把錢財這件事忽畧了。因爲這是人生安樂境的一個最緊要的原素。雖然杜家的產業。本是很富足的。又一定是杜展模承襲的。只是他的姊妹衆多。將來出嫁時的費用。都要靠這產業來取辦。那光景便要支絀了。若能娶一個廣有家財的媳婦。就可不無小補咧。至於這西希爾州中。承襲產業有些賞財的女兒。要算柯懿德最年少了。此外雖有個徐夢蘭。却是年紀甚大。不堪和展模作配。所以杜夫人期望着展模同懿德結婚的念頭甚切。一旦聽說懿德棄了展模。許嫁了李克樂。豈非一件非常失望的事。只是他雖遇這失意之事。却都放在心中。毫不露出。外面還勉強排遣。做出個胸襟濶大的模樣。同沒事的人一般。也不怨恨柯家。也不像徐夢蘭的行爲。背地裡說懿德的閒話。他反和別人說出一翻的道理來。大概說這事果然教我們懊惱。大家失望。展

模也覺得非常沮喪的。只是這麼件意外事。並不能歸咎到懿德身上。因爲懿德要揀擇個最中意的人。方肯託以終身。也是最公道最應當的事。所以他雖說心痛兒子。還要勉強做出親厚的光景。賀懿德擇得佳婿。又自表誠款。望懿德紹介於李君。俾一識顏面。又應許懿德結婚之時。令媚梨做新婦的儂相。這些話不過是杜夫人在外時對人常說的。他若在家裡。總覺得有些神氣消沮。不大高興。今兒接了禰夫人的來書。却是異常欣幸。因爲杜夫人的心裡。尙有多少希望。展模的婚事。雖說未成。如今女兒們的婚事。豈非也是一件要緊事嗎。不料及至看了這書信。又不免有些煩難起來。原來禰夫人的信裡。並不指定請那一個去。叫杜夫人自己裁度著。那一個好。就打發那一個去。他書上說他最喜歡的是意倫。只是此次若還請他。未免太偏枯了。又說鴉頭很美貌。他也不免偏疼美貌的女孩子些。後頭却又說道。我想做人第一件是要公心。若

是不公心。再沒好結果的。我思量還是不擔這責任的好。把這事憑你決斷了罷。更有一事我所確拿得定的。這裡有一個很可揀擇的少年。家道也富。又有爵位。他將來總有幾天的工夫在我這裡作客。那時你的女兒到了我家。正當跟着我的時候了。杜夫人看了書上最後的話。弄得自己心下毫無把握起來。手中拿着這書。眼睛却望着別處。心下思量道。三個女孩子都站在跟前。意倫的面貌是好的。只是身材略矮些。媚梨容貌平常。然而性情厚道。又很聰明伶俐。身材輕削。如楊柳一般。也算有些優美的態度。鴉頭是他最愛的孩子。正如一朵玫瑰花一般鮮豔。面貌身材都很好的了。爲人却非常的愚蠢。這時三個人一齊問道。這書可以給我們看一看呢。他娘道。不能。你們不便看。三個人又問道。是那一個去呢。杜夫人心裡搖搖的沒了主意。暗想教我叫那一個去的好呢。照公道的好還是不照公道的好呢。這主意很難定了。原來杜夫人是

個最良善敬畏神明的人。居心行事。都是公平正直。這是他一生遵守的規條。於是定了主意。答道。媚梨該去了。說時心裡還自言自語道。我的可憐的媚梨。這段姻緣大概是你的了。媚梨聽見叫他去。便把去年的最好衣服檢出來。杜長官又給他些銀錢。令他到倫敦去買兩件新女衣。一頂新女帽。諸事妥貼。才教起程。他的姊妹。把自己的期望拋開了。都歡歡喜喜的送他到火車站。看他起程去了。當媚梨起程的前一天。又到懿德處告別。告訴他要往倫敦去。懿德是將要結婚的時候了。有這一宗大事臨頭。其餘的事情。都視爲無甚緊要。况且懿德也到倫敦去過的。倫敦過夏的情形。他還比媚梨熟悉。所以聽媚梨說到倫敦跳舞會去那麼好頑。他便搖搖頭道。若沒有對手跳舞的人。也是沒趣的。媚梨聽說有些不悅。說道。你道我不很美貌。不大齊整。找不得對手的人麼。懿德道。你這傻子。我並不是這樣說。爲的是倫敦跳舞會中的人。是不作紹介。

的。若是那女孩兒。件件都不大在行。又沒有認識的男子。也只好白坐着罷了。我是知道的。我在倫敦的跳舞會。算是親歷過來的了。媚梨道。像你這麼美貌的還不行嗎。懿德笑道。啊呀。我也沒有那麼美貌。能够傾動得他們。這些幾分顏色的女子。在倫敦的跳舞會中。是沒有甚麼機遇的。我想這多半由于衣飾的緣故。若是有個姑娘們。穿戴的十分起眼。所有的服飾。都是巴黎做的。或者能引動得人家。再不然。除是他的顏色。像我的「喀新」婀娜一般的美好。纔可以呢。媚梨失驚道。原來你的「喀新」那麼標致的麼。懿德道。我從來沒見過有一個人像他那麼好看的。雖然是年紀略大些。還是很美麗的。我的意思。是說婀娜若到倫敦的跳舞會場去。就是穿着尋常的衣服。或是裝成個姑子的模樣。會場裡的人見了。也要住了跳舞。瞧着他的。就是場裡音樂隊的人。也要停了。奏樂來看他的。媚梨喜道。懿德。你給我會會他去。他在家不在家呢。懿德道。

在是在家的。只是他每天有好些時要坐在自己房裡。這是很奇怪的事。我見了他。好像有些懼怕他似的。我沒這膽氣。不敢時常去招惹他。我心裡也不見得他是我的「喀新」。我和他。也不覺得親熱。固然是他比我年紀大的多。但是我和他生疎。却並不因此。我自己也說不出什麼緣故來。前禮拜日。他曾到禮拜堂去。你沒看見他嗎。媚梨道。沒有。我這日因着了涼。我母親不叫我到禮拜堂去的。這日聶姑娘也到禮拜堂去嗎。懿德道。是的。他雖然從小在意大利長大。却不是加特力教的人。那天吃午餐的時候。他和爹爹說起自己所奉的宗教。我纔詫異起來。原來他並不專心常到禮拜堂去的。不過因我們去他纔去。他穿着的黑衣服。站在禮拜堂的高座上。好像一個姑娘這麼好看。可惜你沒看見他。媚梨道。他將來是替你做新人的儻相不是呢。懿德道。啊呀。我沒去問他。他雖然是我的親戚。只是他和我總不大投契。還有一件很不幸的事。克樂

好像是不喜歡他。克樂雖沒說甚麼。但自從他在這裡。克樂總沒到這裡來。這不消說。自然是不喜歡他的緣故了。只是他如今是要長久和我爹爹一塊兒過日子的了。豈非很不幸的事嗎。克樂說他總不讚美這個人。然而他見婀娜的面只得一次。我說克樂也未免太過於偏見了。媚梨道。他見克樂又怎樣呢。懿德道。他見克樂好像一毫意趣都沒有的。就是我的婚事。他也極不關心。但凡見我說起克樂來。他便說別的事情去了。他曾和我說。他是不喜歡生面人的。這麼看來。想是彼此萬難投機的了。我估量他大概有些絕物的性行。所以克樂總不喜他。只是他的容貌果然十分標致。我料著克樂心裡也不能不稱羨的。可惜你沒見着他。媚梨道。如今不能見他麼。你請他下來見見罷。懿德道。當真的我不大願意去惹他。……剛說了這一句。只聽呀的一聲門開了。進來的不是別人。正是兩人方才所說的婀娜。一面進來。一面口中說道。可能借給

我……一句未完，瞥見有客在室，連忙說道：「啊，擔待我罷，我不曉得你有事情，說着便急急的退了出去。」懿德忙隨着他到房門口說道：「喀新，婀娜，請進來罷。我要紹介你給我這好朋友杜媚梨呢。我們剛說着你的，於是婀娜回身進來。和媚梨握手見禮，說了幾句初見面的套話，媚梨却一見之後，大吃一驚。幾乎連話也回答不出。心裏想道：這人果然美麗非常。懿德並沒張大其辭。這般的顏色，不但今世少有，就是古代希臘的女神，也不過如此。尙恐風姿意態，無此活潑呢。少時婀娜起身出房去了。杜媚梨還滿腹驚奇不定，更匆匆告別而去。出得柯家門來，還不住的胡思亂想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這麼一個奇怪的尤物，何以忽然落在這安安靜靜的地方來呢？他到這個地方來做些甚麼呢？莫非他是古代的人，如今再生人世嗎？他倒像希臘文學時代的人，莫非他真是那些人降生的嗎？他究竟是個塵世間的人物不是呢？或者真係古代的女神，偶

然遊戲人間的。媚梨這些想頭。自己也知道是入了幻境。只是他自生出這些幻想以後。却無一時一刻不留在中心。且自從見了這婀娜的形狀。便深深印入腦中。直到了倫敦。還是排遣不去。總覺得這婦人雖然奇豔。却不解何故。見了他心裡就有些不快意。漸漸的生起憎惡的心思。細細想來倒有些疑懼他了。以爲他到的地方。是不能安寧快樂的。懿德有了這個親戚。除了他的容貌之外。並沒別的好處了。留他住在家中。終久有不幸的事情出來的。

第十二章 猜疑

懿德的爲人。是很暢快的。他自小兒受了純美的教育。又慣做室外游覽。一切有益的勾當。他的心境。再沒有容納抑鬱疑難的地方。不意近來幾天。他的神氣。竟然大爲改變。那終日悶悶的獨坐。如有重憂的樣子。口中時常喃喃的。不知說些甚麼。有一天只聽他高聲說道。「他改變了。」「他真改變了。」看

官你道懿德爲何有這兩句話呢。原來自婀娜住在柯家以後。李克樂便不常來看懿德。也不來同柯長官會食。從前如彼親熱。現在如此生疎。從前是一日不來柯家的。現在竟無一日或來柯家。懿德因此就漸漸的疑心起來。以爲李克樂近來的舉動。似乎有些反常。只是懿德是最信得過李克樂的。雖看出些破綻。還勉強自解。說是由于自己多心。胡思亂想。所以有了這些現象。或者李克樂近日有別的事故。不暇過來。并非有甚麼意見的。然日復一日。李克樂的舉動。總是如此。懿德留心體察。覺得自己的心目中。一向還是疑惑不定。如今却從這疑惑不定之中。明明白白看出可怕的真相來。李克樂待自己的光景。果然變了。遂不知不覺的說出口來。究竟李克樂不來柯家。是何緣故呢。說他不願和懿德在一處。却又不然。他還是天天和懿德並馬或是同車出行的。但他來的時候。不肯由前門進出。都是騎着馬或坐着車。到這園子旁邊的。

小門等候懿德出來。和他相會。他見了懿德。像是很喜歡。這歡迎的容色。也同往常一樣。只是他說話之時。毫不留神。恍恍惚惚。忽天忽地。就是懿德問他的話。也像全不聽見。只管胡亂的回答。有一天兩人復同車而行。懿德問他一句話。問了兩次。不見他回答。懿德驀地轉過來。抓着他的臂膀問道。克樂。你身上不好嗎。他猛吃一驚。臉上微現紫漲。帶笑答道。不是的。不是的。懿德道。然則爲何我說的話。你總不留心呢。克樂道。我最親愛的姑娘呀。千萬對不住。我是想着別的事情。沒聽見你說甚麼。懿德道。你常常都是這樣。難道都想著事情嗎。此時這車灣環曲折的向着岡子的路上行來。並沒隨從的僕人。惟有他兩人同坐一個車中。看看兩旁的樹木。當這初夏時候。都欣欣向榮。生氣勃勃的。而且花香撲鼻。鳥語盈耳。隨從的兩個獵狗。或前或後。行走不定。有時跑入林中。嗅那狐兔的蹤跡。像是很快樂的。懿德此際。只覺世上的萬物。都是無憂無慮。

惟獨自己不能稱心。倒要自歎不如了。再看李克樂拿着馬鞭。向馬兒輕輕的打着。默然無語。克樂又強問他道。你這個光景。究有甚麼事情呢。李克樂道。並沒甚麼事情。你看我像是有甚麼事情的嗎。說到這裡。有些不耐煩的氣色。接着又道。懿德。你這些問話。不是茫無頭緒的嗎。勸你稍着實些罷。懿德停了一會。又耐着性兒。溫溫存存的問道。是我得罪了你不是呢。李克樂道。那有這個道理。不是的。懿德道。你心裡不是不大安樂嗎。李克樂道。我是世上最安樂的人了。何消說呢。懿德道。我看未必。我估量……說到此。覺着不易出口。口齒間畧一遲廻。李克樂忙問道。你估量甚麼。懿德低聲說道。我估量你的心意改變了。李克樂聽說。笑將起來。這笑聲含着些酸苦的音調。激到懿德的耳輪中。懿德想自己這句話。大概傷着他了。深悔失言。急轉向他陪罪道。我的親愛人。擔待我罷。我的話說錯了。你千萬別見怪。我就感謝不盡了。李克樂答道。何至如

是你這些話。更說得遠了。懿德聽這口風。總覺得是冷淡的。便住了口。滿眶珠淚。盈盈欲墜。再偷眼看看李克樂。見他還是兩眼直視。怔怔的望着前面。仍帶着愁苦之色。忽又聽他驟然說道。我要把這地方租與人。或是賣去。大概是不要緊的。懿德急問道。你是要把莊院出租。或是出賣嗎。李克樂道。是的。這樣一辦。我們就可離却這裡。在蘇格蘭找一個僻靜地方。漁獵消遣了。若賣不出去。便是租與人有幾年的長期也好。你自有生以來。還沒出門遠行過呢。從此以後。我和你週遊世界。到美洲。到印度。或是到日本。豈不甚好嗎。懿德忙道。克樂你這話從何說起。真要嚇死我的了。你這念頭是何時起的。我只道你的心願是要家居。守着自己鄉土。爲甚忽然改變心腸。想做這駭人之事呢。李克樂知道這話。大拂了懿德的心。自己也稍覺不安。遂強爲解說道。我估量這西希爾州的空氣水土。和我有些不大對。不能久居。實無別的意思。懿德道。那麼你

覺得身上不好嗎。李克樂道。沒有的事。我的身體是很康健的。但望你贊成此舉。咱們游歷游歷。也不過一兩年的工夫。就可回來。懿德聽了。驚惶無措。懿德是很戀着家裏。舍不得本國人民和國土的。那麼一個保守的心性。聽了這樣的主張。能不大吃一驚嗎。況且如今因愛戀夫主。並要戀愛到夫主的家裏了。李家的廳事和客堂。都是從新脩造起來的。覺得很是適意。將來自己便是這世代相傳李家莊的主婦。已安排着運用起自己的事權來。管理這花園和馬廄的。不承望李克樂如今却要做出這樣事來。想了一會。便變了哽咽的聲調問道。你告訴我爹爹沒有呢。李克樂道。告訴你的父親嗎。那自然是沒有。我不過但把我的意見告訴你罷了。你的父親。大概是不喜歡的。懿德高聲道。倘若爹爹見你有了這麼箇想頭。定要不承許咱們這婚事的呢。李克樂轉過來。瞅了他一眼。說道。我的親愛的姑娘。你別悲傷。倘若你的老父十分反對。你自己

又十分不願意。……懿德忙接道。克樂，我是不願意的了。我總不要離家遠去。我日夕盼望着在李家莊和你同住的。甚至初婚這一個月。不免要往那威一行。我也覺得是空負時光似的。啊呀。克樂。千萬別拋棄了你這家產。你要舍了這裡往別處去住。那就教我心腸都碎了。說着兩眶的眼淚便吊下來。李克樂略笑了笑道。罷了。罷了。我親愛的姑娘。不要煩惱。你做甚麼。當真哭起來。可是傻了。我不過這樣想。算是一個意思罷了。我總不至於往別處去教你傷懷。你既然這麼傷心。咱們再不提起這事就是了。懿德聽說。這才默然無語。李克樂便也撇開這話。再說別的話了。李克樂見懿德總是不樂。便千方百計的想教懿德忘却剛纔的話。誰知懿德總不能忘。心裡越想越真。反覺得他的戀愛人總有些過不去的事情。隱藏着不教他知道。究竟是甚麼事情。一時却又猜不出來。過了幾天。懿德更覺自己猜的不錯。要請李克樂明天來家裏吃晚餐。那

李克樂竟照常一般辭謝。說道：「我明兒要到倫敦去。回來很遲。你何不和你父親到我家裡會會呢。」懿德道：「你要這麼着。就是這麼着。只是近來我們到你家裡會食了好幾回了。你却總沒到我們那裡吃過一餐。況且還有姑媽。難道咱們撇下他不成。」李克樂道：「你就同着姑媽來罷。我是很歡迎他的。」懿德道：「還有我的「喀新」婀娜。我們四個人都來這裡可好嗎？」他還沒到過你這裡來的呢。」李克樂把身子竦了一竦。有些不耐煩的答道：「我親愛的姑娘果然是……」懿德忙問道：「那麼未免人太多。是不是呢？」李克樂聽說。便有可藉辭了。答道：「是。正爲此呢。人多了。我的打雜人等恐怕張羅不開。」懿德道：「那麼還是單我和爹爹來的好。」李克樂道：「甚好。我也是這麼想着。」懿德道：「那麼到禮拜四這天。你須來我們家吃晚餐了。」李克樂答道：「那天大概要等候一個人來。有些事情。再看罷。」到了次日。懿德父女。果然同來李克樂家裡會食。及至禮拜四這天。李克樂

依舊不到柯家，於是更壯起懿德的膽氣來。便想逼着李克樂說明了。爲甚麼故。近來的行爲如此怪僻呢。有一天。懿德和姑媽要到李家莊。同李克樂商量這廳事裡椅桌鋪墊的式樣。懿德本要叫婀娜（註）同去。婀娜說他有些教會裡的事體要做。因爲他近來一意聽著教會長的指揮。專一做那惠濟貧民的事業。無暇同去。懿德便不勉強。遂和姑媽同去。將各種桌椅鋪墊的式樣揀定了。李克樂設着茶食招待兩人。李克樂凡是招待懿德之時。是很喜歡的。於是大家都歡歡喜喜。吃了茶食之後。姑媽便避往園裡去。單留下他兩個戀愛人坐着。懿德先向李克樂說道。我本要和婀娜來的。只是他要往貧民病院去會那教會長。所以沒來。他要勸化那些人。教他改惡行善呢。說罷看着李克樂沒有說話。便又問道。你不喜歡我的「喀新」婀娜嗎。李克樂聞言。急的面皮紫漲起來。說道。怎麼提起這麼一個非常的問題來了。你爲甚想出這樣的話來呢。懿

德緩緩的說道。克樂你別着急，我見你好像不喜歡我和他來這裏，故而我疑惑。李克樂勉強笑着說道。我的親愛的姑娘，你太疑惑……的多了。你那新來的「喀新」他和你還是個生疎的。你和他也不甚相得。爲甚麼倒要和他到這裏來呢。懿德道。我不是一定要和他來。不過總要厚道些。別要樣樣事情都不理他。你看我爹爹倒像喜歡他的。我總得教他和我們親熱些纔好。因爲他是要永久跟着我爹爹同住的呢。李克樂依舊無語。却往來散步。踱到窗前。把眼看着外面的林木。兩手插在衣袋裏去。背身向着懿德。懿德此時。覺著可以放膽盤問他了。便輕輕移到他的身後。把手按着他的臂膊。從從容容的問道。克樂。你有甚麼事情隱瞞着我呢。李克樂轉過臉來。幾乎發怒。當即應聲答道。隱瞞嗎。這是從何說起。我請問你。你究竟甚麼用意。我又有何事要隱瞞着你。懿德道。你別惱。現在我還要把這個事再說一回。你須留心聽着。我並不是

有心要煩惱你。也並不是要窺探你那些不和我說的事情。只是近來常常有甚麼警醒着我似的。覺得我們兩人之間。已沒有完全的信賴心。又覺得你總有些憂慮的事情。不願和我說。克樂呵。我如今要和你說。我以為你和我兩人之間。總該彼此沒有隱藏才是。雖然你常常叫我孩子。雖然我是個無知愚蠢的人。然而我總以為我有充分的膽氣。充分的年紀。能和你分擔憂慮的。不論甚麼。你若是和我說明。我或者能幫助你擔任一二。你要曉得憂慮的事分擔了。這憂慮便輕減了。李克樂見懿德這麼柔順。歛抑。又這麼克盡婦道。這麼情摯。不能不感動起來。便伸開臂膀去挽他肩。教他傍近些來。然後和他說道。我的十分親愛的姑娘。你待我那麼好。我真真是感謝你祝福你了。只是我實在沒甚事情。我從前已是告訴了你。說我已經不能算個好人。我是全然配不上你的。懿德聽了這話。甚為愉快。微微的笑道。克樂。只是我却信不過你這些話。

的呢。李克樂遲迴猶豫似是而非的答道。有些時覺着我舊日的營生。還留着一個影子。這舊影子把我的自身和你賜我的愛情隔開了。我看了這舊影。令我遠慮將來。有些惶恐。說到這裏。便頓住了。懿德見這話大有所問非所答的光景。便等候着望他把這游移曖昧的議論說個明白。只見李克樂又眼望着窗外。並沒有下文了。懿德忍不住問道。你的話說完了嗎。你當着我跟前。這像是改變了的模樣。是因往日的營生。有個舊影子留下的原故嗎。李克樂聽說。點了點頭。自己覺得方纔所說的話。是頓住了未完全的。沒有拍到本題。只是想不出再有甚麼說話。可祛懿德的疑惑。却又私幸並沒說出一句直接的誑騙話頭。雖然立意要欺瞞着懿德。却沒有對着懿德說一句誑騙的話。過了一會。却又淡淡的說道。所有一切男子漢過去的營生。……且住。李克樂這句話。明明是向泛處說去。以便把本題拋開的。不想懿德更不待他說完。忙把指頭

按在他的嘴唇上。說道：你切休提起。所有一切男子漢的營生。與我何干。我會和你說過。你的前事。我一概都不要知道。況且我又何必知道呢。你要提起過去的事情。關係着我的甚麼呢。我不過是見你的行徑有些改變。故慮到你近來有什麼憂慮的事情。或是錢財上的纏轡。或是親屬間的事故。你又不肯和我說。自己悶放在心裡。你若果有這些事。明明白白的告訴我。我或有幫助你之處。也說不定呢。李克樂笑著答道。我最親愛的姑娘。你的意想太差了。懿德道。然則你果然沒甚事情嗎。李克樂道。甚麼事都沒有。懿德道。沒有錢財上的纏轡嗎。李克樂道。自然是沒有的了。懿德道。你的親屬沒有因我的事和你不合嗎。自從你到威爾斯你的姨娘家裡回來。就有些與從前兩樣。我所以存了這個想頭。李克樂道。我的親屬。只有我的娘姨一個人。他不但沒甚麼不合意的地方。他還寄了一包舊日的繸子來。給你做結婚的賀禮的。我須得把這些

禮物。和他的愛情他的祝福的話。一並交給你纔是。如今待我去把那繸子找出來罷。我是不曉得繸子的用處。要你們婦女們纔曉得。那東西大概有些遠年的聲價。我姨娘說。藏在他家裡已經一百多年了。請你來瞧瞧罷。於是兩人往鄰近的房屋去找繸子。懿德這時也不再問別的。只覺心裡快樂的多了。反埋怨自己誤用聰明。平白鬧的不得安閒。李克樂也格外留神。招呼着懿德。又勉強把心中留存的舊影排遣開了。對着懿德。只是歡欣笑樂。況且一個男子漢不日就要娶一個可愛慕的姑娘爲妻。自然要快活些的了。只是過了一兩天。懿德的疑惑又生起來。原來他雖看見李克樂轉過歡樂的模樣。外面和自己甚形關切。但是從實際上看去。仍覺可憂。因爲李克樂依舊不肯到他父親家裏的原故。後來有一天。李克樂忽然來了。懿德歡喜萬分。這日他父親和他的「喀新」婀娜都不在家。乃是往倫敦觀覽科學研究會。及看演劇去了。要

明日纔得回家。到了晚間。李克樂又來和懿德及姑媽吃晚餐。細看他的光景。和從前一樣。懿德這天很樂。於是不由的推測道。這必是婀娜在此。他不肯來的了。這樣看來。李克樂必是憎嫌着婀娜。只是憎嫌婀娜的理由。却不能知道。自己雖然日前曾把這話去詰問他。他幾乎發怒。不肯自認。但今日已分明流露出來。再難掩飾了。懿德自料這翻一定猜中。並看出李克樂這憎嫌不是泛常。若非憎嫌到十二分。如何連自己都踈遠了。寧可不來呢。想到此處。不能不疑竇滋生。以爲李克樂爲何把一個絕不相識的美貌婦人。仇恨到這個地步呢。莫非有些過惡事情。關連着這個婦人。曾經吹入他的耳中。所以如此憎惡。不願教這婦人和自己親近。大概是這個緣故呢。不言懿德的胡思亂想。且接述媚梨在倫敦的事。

第十三章 拍賣

杜媚梨到了倫敦之後。有一天早上。和他舅母禰夫人往希德公園逛去。散步之餘。便坐在僻靜地方的鬆綠椅上。呼吸新鮮空氣。這朝是晴明的天氣。公園裡的遊人甚多。那些男女。都打扮得齊齊整整。娉娉婷婷。或是步行。或是騎馬。把個公園弄得擁擠不開。媚梨穿着淺藍色的華麗衣服。頂着雪白的女帽。拿着一把淺藍色的涼傘。看去倒很文雅。只是他同禰夫人的心中。却各有所思。禰夫人暗想這孩子怕要全然失敗的了。很可憐的。他的容貌既然平常。又沒有一點銜奇弄巧的手段。這樣安常守分的女孩兒。目下的男子。如何看得中呢。在我家作客的那個武爵爺。昨天晚餐會食。在席間總不注意到他。胡亂吃完了。口說要到俱樂部。便一徑去了。其實他并不是到俱樂部去。不過託辭要走罷了。直到今日早餐時候。還沒回來呢。我替杜家這些姑娘做事。總算盡心的了。若是打發鴉頭來。不像媚梨這樣平庸。我或者尚可以代他想個別的方法。

法。如今這姓武的爵爺一見媚梨。便志氣不投。我還有甚麼希望嗎。這杜媚梨心中想道。在這裡看着光景。固然是好看的。心裡也很快樂的。只是一個相識沒有。很覺沒意思的。昨天禰家舅母的晚餐會。也是一般沒意思。所以我也沒和人家說一句話。我料過幾天赴跳舞會去。更是沒有好處。懿德和我說倫敦人待鄉村女孩子的光景。果然不錯。昨晚那個廢物似的爵爺。甚爲討厭。我最不喜歡招待他。幸而他吃餐後就走了。不然住在舅母家中。要時常同他周旋。真令人難受呢。他兩人坐在那裡。都想着自己心事。所以半天工夫。並未說過一句話。但見來往的人川流不息。總沒有一個男人或女人是媚梨從前見過的。媚梨歎了一聲道。咳。那裡找尋個西希爾州的人呢。不謂天從人願。過了一會。果然有個心裡要見他的人來了。這人也是他向來認識的。你道是誰。原來就是安斐伯。這時安斐伯和一個相識朋友携手同遊。正行過媚梨的跟前。媚

梨手中的涼傘都可以貼到他的身旁。相離不可謂不近了。只是他總低着頭。同他的朋友說話。並沒看見媚梨。媚梨又不免大失所望。幾乎要想哭起來。便高聲向禰夫人道。方才來了一個體面男子。是我在家裡認識的。他過去了。我可以趕上前去叫他的麼。禰夫人道。好孩子。你要趕着個體面男子去嗎。這是很雅相的了。我的孩子。你爲甚麼一點事都不懂呢。年少的姑娘們。不是趕着那些男子去。還要待那些男子趕着自己來不成嗎。媚梨道。只是他看不見我。他正和一個朋友說話呢。啊呀。他如今已經去遠了。禰夫人瞧着他。很詫異的問道。我親愛的孩子。那個體面男子。可是你深厚的朋友嗎。媚梨道。不是。不過是曉得他和人家很好講話的罷了。禰夫人聽說。停了一停道。若是這人再從這裡經過。到我們跟前。我便嗽起來。他聽見了。不免回轉頭來一看。那就看見你了。他如果來和你說話。你便紹介他給我。我就請他回家和咱們吃小食去。

媚梨謝了他舅母。只是並非十分感謝。因爲他雖然喜歡和安斐伯說幾句朋情上的話。却以爲招待他回家吃餐是可以不必的。他還自想道。不但如此。萬一安斐伯竟和這怕人的小爵主爺相遇。安斐伯定要給他個沒臉。他平日見了這些拿腔作勢的男人。是深惡痛絕的。正想着。只見安斐伯果然又轉來了。那同行的朋友已去。單只他一人。媚梨便預先關照他舅母。彌夫人等他行近。便大聲噉起來。衆人聽了。都不能不經意。安斐伯回過頭來一瞧。便見了杜媚梨。此時杜媚梨正在竭力的忍笑不住。現出嬌然笑靨。滿面春風。安斐伯心中十分喜悅。便連忙行近前來。彌夫人見他這麼着意。心裏也十分有興。忙住了噉。只聽得安斐伯高叫道。好呀。杜姑娘。你好呀。我不知道你在城裡呢。便立刻坐在媚梨身旁一張空椅上。媚梨道。我是和我舅母住着。可許我紹介你於我的舅母彌夫人麼。安斐伯聞言。便向彌夫人彎了彎腰。然後仍和媚梨說話。說

道。希爾州裡各人都好麼。咱們可愛的柯懿德怎麼樣。婚禮舉行了沒有。媚梨道。還沒有呢。定于六月初一日。那時我也要回家去的。我是要做新人的儀相的。我起程來倫敦之前。曾見了懿德。他……這時安斐伯等不得細談柯懿德的近況。陡覺與媚梨關切起來。倒要問問媚梨的景况。便打斷媚梨的話。忙問你喜歡這倫敦不喜歡。你現在倫敦的光景好不好。見些甚麼。做些甚麼。及至聽了媚梨的答話。便斷定媚梨在他舅母家的光景。不算得十分好的。看官安斐伯這個人。有多少非常的好處。心地既厚道。性格又溫和。今天於無意中遇見媚梨。越是多說幾句話。他越喜歡。忽轉念想着自己須教這女孩子在敦倫多些樂處纔好。又見禰夫人恭恭敬敬的和他說道。安君。我現在要和甥女兒回家去。時候已不早了。若肯賜光。請到我家裡會小食去。我就十分榮幸了。我的馬車。已在門外等着。便請同載何如。安斐伯聽說。欣然從命。不料這一翻遇

合。便是安裴伯和媚梨初次的關情。到後來竟成爲真正的戀慕了。却說安裴伯自從這天會食之後。便常到禰夫人家裡來。禰夫人又時時請他吃小食。他更得因利乘便源源而來了。這明眼的老夫人。覺着這事漸漸有些意思。便歎了一聲。把自己舊時的計畫。傾向武爵爺一面的。都收拾起來。聚精會神移到安裴伯身上。那個爵爺也早已往別處去了。禰夫人私下訪查這安裴伯平日的品行。以及門第產業等等。覺得尙未能如自己的願望。只是比較起無人過問的時候。已好的多。媚梨又不大美貌。這已算是他一生難得的際遇了。至於媚梨一面。覺得也似乎不肯把這際遇失却的。原來禰夫人訪知安裴伯是曼折斯大地方一個棉花商人之子。既非世襲門第。亦非巨富人家。不過是個中人之產罷了。安裴伯的老父。共有七個子女。都已成人。安裴伯這麼多的兄弟姊妹。將來他父親的遺業。每人名下。也分不得多少。然就他的本身而言。却進

邁伊頓學校。又進過甘必列治大學校。又和這些世襲的世家。都有往來。交際上很有名的。所以禰夫人想起他的家產雖不滿意。若論到他的爲人。也算很難得的。況且看他這光景。正是鍾愛媚梨。這段姻緣。如果能成。自己就費些時光。費些錢財。也很應該。也很願意的了。一日禰夫人招集多少賓客。在家中開晚餐會。他家的晚餐會。本是徒具形式。冷淡無味的。却邀了安斐伯前來。想教他扶着媚梨下膳房去。不意媚梨心裡有些不高興。剛和別人先下去了。安斐伯見了這光景。畧有不快的意思。以爲媚梨遠着他。和媚梨有些隔膜。這時是初入席。進羹湯和魚鮮的時候。及後進了第一樣菜。他便轉面向那旁坐的一個穿紅的婦人。扳談。幸而這婦人的談話。不獨陳腐可厭。更加橫生枝節。越談越不中聽。又學了些時下婦人的惡習。詞鋒上只顧把男子糟蹋。安斐伯很不喜歡。然而也不報復他。也不和他爭論。只是默然不答。就此不與扳談。轉

身背了這婦人。仍向過媚梨這一邊來。媚梨正在吃東西。默然無語。像是正有所思似的。見安裴伯轉過來。便帶着歡迎的笑靨。抬頭望着他。安裴伯見了這樣。便把以前不快的思想都拋開了。媚梨道。我以爲你竟不理我了。安裴伯低聲。悄悄說道。我被這穿紅的東西嘔噁了。如今我便和你談話。直談至席散何如呢。媚梨率直的回答道。那就我狠心喜了。沒人和我說話。是一件最沒趣的事。安裴伯自悔方纔那麼待他。太覺多疑了。他是一片真誠的人。怎好和向來結識的那些倫敦女子一例看待呢。當下便告訴媚梨道。剛纔那婦人的說話。真是氣人。他說世上的男子。都同畜類一般。世上的女子。都同天使一般。你以爲何如。媚梨答道。怎好一概而論呢。這也算沒見識的議論了。安裴伯道。那麼你一個人不主張這說。不信這些男子是壞透的了。我也喜歡你這麼着想的。媚梨道。自然我不是主張的了。據我的意思。男子有不好的。女子也有不好的。若

據大概而論。我以為這些男子。總有個好榜樣給我們女性的人做模範。你只看我的老父和柯長官兩個人。如何和厚如何篤實。這樣可敬可愛的模樣。再向那裏去找呢。英國裡頭。總有上千上萬的人。是喜歡他們的。安斐伯道。果然。只是他兩人是前一輩的了。如今這年少的男子又何如呢。媚梨含笑答道。如今的少年。我是認識不多。但我以為他們大概都是可信的。安斐伯暗想道。這幾句說話。含著求愛取憐的意思不少了。這個可愛的女孩子。將來定成個可愛的妻房。但不知那個有福的男子消受呢。此時安斐伯很盼望媚梨早日教他傾心於己。不料此事却沒有這麼容易。到了下一個禮拜。兩人已是聚會了多少次。只是彼此的情意。仍然不大親密。直到後來出了些別的事故。把他們兩人撮攏來。彼此方纔有傾懷而予的意思。那時情意方深了一層了。那都是往後的話。如今須得一路說去。此時倫敦各處都喧傳有個大財主傾了家。財

主名叫司徒約瑟。原是個商務場中巨子。已做了十多年的財主了。國家也承認他是個大富翁。他有一所別院。一所府第。兩處地方。都常常盛設筵宴招待賓客。那些皇室貴冑。無一個不到他家中赴宴。或有錢財上的煩難事。也都向他挪借。所以他的名望。更加隆起。他雖是商業中人。却受過完全教育。學問優長。好搜集那些精美希世的寶石。又喜獎進各科的藝術。他那壯麗的宅院。不異陳列金石的博物院。別院裏有個圖畫陳列所。更算是倫敦景物之一。這麼的豪富。却一旦傾家蕩產。真是一夢黃粱。不堪回首。可憐那司徒約瑟到了這地位。避債無門。逃往別國去了。如今國家要把他所有的財產發賣。攤還那些債主。其中有些圖畫。和那貴重的金石。都是他最心愛的。現在却從各物中另行提出。當衆發賣。已經布告出來。在喀里思梯拍賣場出售。當未出售的先兩日。便有好些人前往觀看。也有要買東西的。也有並不買東西特來瞧瞧的。一

時人山人海。把個拍賣場都擠滿了。這媚梨原是個喜歡畫兒的人。所有倫敦的圖畫陳列場。他到過。每天早餐之後。便要去逛那些有圖畫陳列的地方。但是年少的女孩兒出外。要有人作伴的。他的舅母禰夫人年紀大了。不耐煩勞。若是到宴會場中去。少不免要陪伴着他。至於他到店肆裡閒逛。却不能隨着他往來蹀躞的廝混。只教一個使女隨着他罷了。於是每到一個所在。媚梨要仔細瞧瞧。這使女就近找一張椅子坐下了。由他自己細細的觀玩。媚梨如此酷好畫兒。今兒這個拍賣場。那有不去賞鑒之理。這一天安斐伯到禰夫人家中會小食。對禰夫人說道。司徒家的藏畫。今兒都擺在喀里思梯拍賣場裡拍賣。也該去瞧瞧纔是。安斐伯雖是和禰夫人說。其實他的用意。是取瑟而歌。說與媚梨聽知的。禰夫人道。呵呀。那畫兒是我最討厭的東西。他會弄得我眼睛也昏了。脊梁也疼了。腿也痠軟了的。這正如昨天晚上。伴着我的甥女兒。

直挺挺的坐在跳舞會場裡一般。據我看來。要我瞧畫兒乃是一件很苦的事。原來先一晚。禰夫人曾和媚梨到跳舞會場去。坐了半天。也沒有一個人來和媚梨作跳舞的對手。只好悶悶的坐着。坐到半夜。禰夫人支持不住了。拿扇子掩着嘴。打了個呵欠。心下想道。媚梨總找不到一個對兒。不如家去睡覺罷。正在盤算。只見安裴伯來了。便覺這冷落的光景忽然改變。禰夫人立刻住了呵欠。從新打疊起精神。依舊坐着。媚梨得了對兒。登時雙雙插入那跳舞隊中。盤旋蹴踏的舞起來。禰夫人只見跳舞隊中的人。花團錦簇。媚梨和安裴伯攪在裡頭。舞的天花亂墜。時時滾到他坐的地方來。或來或往。裙裾颯香。襟袂翩翻。宛如游龍驚燕一般。舞了一會。安裴伯又請媚梨下樓吃飲食去。少時又從新攪入隊裡。再舞起來。到了後來。會場中每四個對兒。結成一個方陣。變出多少的四方隊兒。俄而又分拆開了。依舊兩個人作一對。多少的人。各各捉對兒。打

了一回團團。這時禰夫人覺得自己的工夫，算是完滿了。於是吩咐媚梨向安斐伯告別，以便回家。這媚梨才歸到禰夫人身旁來。只見他舞的臉上發赤，喜氣揚揚。比在先那沒精打彩的愁容差遠了。當媚梨和安斐伯作別之時，說道：我很感謝你了。安斐伯答道：杜姑娘，感謝甚麼。其實我該感謝你，承你的厚意，和我結伴跳舞，真令我十分榮幸的。媚梨聽說，喜得笑逐顏開，答道：你休要這麼過謙。我不是和你說過。剛纔見了你來邀我跳舞，我喜的甚麼似的。若不是你到來，我的心裡就要留下個長遠記念，覺得倫敦的跳舞會場，總是荒涼寂寞。如沙漠地方一般。如今我覺得這裡果然是極好的一個所在，承你的情，把我的觀念都改換過來了。媚梨說罷，禰夫人又和他告別，說道：安君，明兒兩句鐘的時候，還請到舍下會小食去。安斐伯答應一聲，才各自走散。次日鐘鳴兩下，安斐伯如約而至，到會食之時，便題起往喀里思梯觀畫這件事，所以禰夫

人才這樣回答他。當下禰夫人又說道。你喜歡去。便和媚梨去。只千萬別要我同去就好了。看官這禰夫人擔任着這保護甥女的職任。是很嚴謹的。今兒肯教安裘伯和媚梨同去。他自己不跟隨着。這是很難得的了。安裘伯與媚梨聽了這話。彼此四目相視。都覺得心下很爲滿意。只聽禰夫人又道。如今女孩子們。憑他到那兒去。都有少年男子隨着。我的心意。雖不以爲這是合理的事。但是一個人總要因時制宜。我不過是虛拘之見罷了。現今這輩子的人的行事。不比從前。偷然我的娘親死而有知。見了這個光景。只恐在地下也要不安起來了。安裘伯和媚梨很不喜歡禰夫人把先代的愁慘景像形容到心目間來。於是都低了頭。瞧着面前的碟子。並不作聲。少時安裘伯才柔聲下氣的問道。那麼吃了小食之後。我可能和杜姑娘同去走走呢。禰夫人道。是了。回頭和媚梨道。我的兒。去拿你的帽子戴上罷。又對安裘伯道。安君。可別忘了帶他回來。

吃晚餐。晚餐之後。咱們還要坐車往公園逛去呢。兩人見彌夫人並不阻撓。這才同車而往。心裡都無限快活。好像小孩子放假。沒了管束的人。自由出外來一般。轉瞬之間。便到了這喀里斯梯拍賣場了。

第十四章 名畫

當時安裴伯和媚梨到了拍賣場裡。只見四下裡擁擠不堪。來往的人甚不容易行動。擺列古磁器的那間房室。更是人多。都爭着向前瞧着。其實認真要買的人也有限。他兩人也無心觀着。很命的掙了一會。纔過去了。往前便是擺著古銅器及象牙雕鏤器皿的房室。也是很擁擠的。媚梨和安裴伯一路的挨挨擠擠。一直前進。最後到了一所大些的陳列場。上面擺列的都是圖畫。這地方人也不少。只是房室較為寬廠。空氣多些。媚梨到此。並不留心那些磁器。只愛看畫兒。自然更覺得這地方比別處好些的了。剛進了門。只見一個男人從裡

面出來。大家打個照面。那人一面挨着出來。一面向安斐伯點了點頭。安斐伯也一面挨着進去。一面問他道。有甚麼中看的東西沒有。那人道。啊。不過是些現代的畫兒罷了。我是不大留心的。只是其中也有一兩幅名筆。有一幅是「斯芬克斯」獅身女首之神名。在這室裡的盡頭處。要算是出色的畫兒。你留心瞧瞧。那是英國美術家的手筆。這個人名姓。我從前也沒聽見過。只是畫兒却很是精妙的。那神像的臉兒。……剛才說到這裡。這人已被潮水一般的人捲了出去。離的遠了。他說的甚麼也聽不見了。安斐伯一面帶着媚梨的肘下。往人叢裏用力挨進去。一面說道。那麼待我們也去看看這「斯芬克斯」罷。這安斐伯一旦竟充了媚梨的保護人。在人山人海之中。把媚梨左右防護著。在他也很爲關切。就是衆目睽睽。看他做出這般的情景來。他心裡也很快樂的。至於媚梨此時和安斐伯這麼狎熟。是不是該當的。他也不去理會。只是外面雖裝作

不關心的模樣。心裡却自然覺得彼此的情意漸漸親密了。這時臉上禁不住有些發赤的起來。這發赤便是關情的表記。不過他人見了。只道是室中擁擠。空氣稠密。逼得熱度高起來的原故。却說兩人次第的挨進去。又遇見了兩個熟人。是一個夫人們帶着一個女兒。見了安斐伯。便要和他說話。問一個相識的朋友下處在那裏。又問這人如今是不是在倫敦。又問他們設的音樂會。這個人到不到。又問安斐伯自己到不到。嘖嘖叨叨的問了許久。也不顧人家有個同行的伴兒等着。只管歪纏。媚梨便向安斐伯略略做了個手勢。大概是說要先行一步的意思。安斐伯也微微點了點頭。媚梨解得安斐伯意思。大概是說就是這麼着。我隨後趕上便了。於是媚梨就獨自先行。誰知安斐伯這一個相識。却總撇不開。把他絆住了幾分鐘的工夫。心裡很是不自在。到後來不得已硬着要走。雖是無禮些也顧不得了。便說道。擔待我罷。我要趕着前去了。

我是有幾個朋友同行的。那纔脫身前進。及趕到前面。却不見媚梨。他左衝右撞的在人堆裡去找。也是不見。正找的不耐煩。却碰着一個聲音很高亮女子。原來是個徐夢蘭。聽他大聲大氣的和一個同行的夫人們說道。我不論價錢。總要買了他。你指引我到這裡來。我很感謝你了。畫兒我是不大留意的。只是這個畫兒我却斷不肯錯過了不買。我這行徑。總顯得我是沒有不合的了。說到這裡。猛抬頭見了安裴伯。便道。好呀。安君。你來這裡做甚麼。要買東西麼。安裴伯道。不是呀。我也不過和別人一般。瞧瞧罷了。徐姑娘。你是買東西來的麼。徐夢蘭道。也說不定。瞧罷了。你爲甚問我這些呢。安裴伯道。我估量着。我聽你說……。徐姑娘忙打斷他的話道。你不要估量甚麼。你不要聽見甚麼。一面說。一面氣昂昂的拿食指指向安裴伯的臉上。若不是四面人擠着。他的指兒竟要戳到安裴伯的鼻子上去了。隨後又說道。這西希爾州的人。只怕今天都在

這裡了。我竟不知道咱們州裡的人。那麼篤好美術的。安裴伯便留心問道。你又碰見誰了。安裴伯深知這徐夢蘭。題起媚梨。他又要編派一翻的。私幸還沒有和媚梨一塊兒和他相遇。只聽徐夢蘭答道。剛纔見杜媚梨也過去了。他的臉色紙兒一般的雪白。想是在倫敦游蕩的太過了。他本來是絕不美貌的。今兒的模樣益發難看。看去倒像是有心房病的。又像是有黃疸病夾在裡頭的。安君。你做甚麼。要走開嗎。那麼就此請了。那兒有一幅畫兒。在這屋子的盡頭。你該去瞧瞧。那畫的叫作「斯芬克斯」。你若去找杜媚梨。到了那兒。就見他張着嘴臉。在那裏瞧那畫兒呢。安裴伯不等他說完。早已去遠了。因為聽見說媚梨面色如紙。一時心下着急起來。不知他是死是活。忙向前把人分開。摩肩擦背的擠了進去。心下揣度道。徐夢蘭的話。從何而來的呢。媚梨去了不過五分鐘的工夫。那時他的臉色。還是紅紅的。這是人氣太多。屋裡的熱度把他逼

壞。陡變起個弱症來了。早知如此。不該帶他到這人堆裡來的。便又自悔自恨。說自己忍心害理。把他帶到這麼個地方來。又拋下他一人獨走。好一會不去照管他。正在自怨自艾。却瞥眼見媚梨就在前頭了。媚梨站的地方。倒不大擁擠。只是他的臉色。却正如徐夢蘭所說。果然紙兒般白了。他兩眼向上。直瞪瞪的釘着一幅很大的畫兒。這畫兒把屋子的盡頭那片板壁都占了一半去了。這時安裴伯且不暇看那畫兒。先瞧瞧媚梨的臉色。不覺吃了一驚。猜他這光景。並不像甚麼弱病。倒像受了非常的驚恐。嚇昏了的一般。他的眼光又只管釘在這畫兒上。再看看這畫兒。果然非常的出色。畫的是個婦人的形像。有生人一般的大小。面向着海。海水是深碧色的。天氣是日暮的光景。昏黃的暮色。有幾點微雲。一片片宛如棉絮。邊際現了玫瑰色的。是落日的餘光。返照起來。那餘光映着這婦人的面目和身段。這婦人的形像果然非常美麗。一頭曲肩。

的青絲盤在這嫵雅端整的頭上。額部平圓。眼兒作含愁凝睇之狀。唇吻緘密。若含情不語的光景。又像含着若哭若笑似嘲似諷的神氣。頤頷方正。却不覺端嚴。中間一綫分開。底下乃是一團的粉頸。彷彿希臘女神的風致。幽邃的懷中。拿彩繪籠着。掩映之間。依希露出首條身段來。都覺得佳妙無匹。嘆這個「斯芬克斯」。倒活像是個生人。因爲照這形像看來。並不是個蘊着希臘智識的女神。直是個滿有抑鬱難言的怨女。他這種似笑非笑的態度。神氣活現。竟似生人一般。這是並非由意匠構成的。確是一個人的真像無疑了。安裴伯看到這裡。心裡也有些跳動起來。覺得這面貌好像是曾見過的。是自己認識的人。然而究竟是那一個呢。回頭再看媚梨。忽然醒悟起來。道是了。媚梨是一定認得的了。便行近媚梨身旁。叫道。媚梨。你爲甚麼形神失措。連臉也白了。你只管瞧瞧這畫兒做甚麼。看官這是安裴伯初次叫他的小名兒。是交際親密了。

纔有這種稱呼的。媚梨此時心有所注。自己並不覺得。聽見安裴伯問他。便氣急敗壞的說道。奇怪了。你沒看見嗎。難道不認得嗎。你再瞧瞧罷。安裴伯便再看了看。也看不出畫的是何人。媚梨發急道。這不是像一個人。你曾經見過的嗎。安裴伯遲遲疑疑的答道。彷彿記得有個人。近來纔見過的。這容貌很相像。只是我不能舉其名了。媚梨道。我却能。這就是聶婀娜了。安裴伯這才醒悟過來道。是了。你道是柯懿德家中那個外國來的「喀新」嗎。哦。我如今記得起來了。他到的這天。我會遇着他。那日柯姑娘到火車站迎接他。兩人同車而歸。我當時見了他那麼美貌。倒吃了一驚。如今這畫兒真像他的小影。媚梨道。豈但像他。徑直就是他了。我起程到倫敦的時候。曾見過他。和他說過幾句話來。他的容貌。我再不能忘的。你看這個冷冷的遠着人的帶着愁容的光景。再看他胸有城府深藏不露的神氣。那一件。不是活像他的。我看的真切了。這正是

他的小影呢。安斐伯道。我親愛的姑娘。這就算是他的真像。你何必這麼慌張呢。媚梨道。噯。你沒看見。這畫兒的底下署的名字。是李克樂。不是。這畫兒是李克樂畫的。這李克樂一定和他很厮熟的了。安斐伯呆了半晌。瞧了瞧畫上署的名字。便道。這有甚麼可驚奇的。便算李克樂曾經和他厮熟。又何妨呢。媚梨道。我所詫異的。乃是懿德不曉得他二人是曾經相識。只道他們彼此都還是生面。懿德和我說。李克樂和聶婀娜只見過一面。李克樂却不喜歡聶婀娜。聶婀娜也不和李克樂親洽。倒像很外道是的。豈知李克樂却和他畫過小像。這一定是素有交往。面熟得非常的了。爲何李克樂反裝作不相識呢。啊呀。斐伯。我不要瞧他了。和我走罷。世上竟有這樣奸惡的蒙騙壞人呢。我那可憐的懿德。真是難爲了他了。斐伯和我走罷。安斐伯聽說。便不多言。帶着媚梨出了這熱刺刺的人叢。際此倉皇失措之中。媚梨也忘了形骸。只不住的叫斐伯和我

走罷。叫的甚爲親切。大有肝膽相向。形影相依的光景。從此兩人便情愛增長起來。這是不消說了。當下兩人出了拍賣場。雇了一部馬車。安斐伯吩咐御人道。你只在這堤上來來往往。待我的命令纔住。那御人並不驚訝。因爲倫敦的馬車。都是聽慣了這種號令。當作尋常事的。便依言只在隄上來往行走起來。這時兩人坐在車中談心。也並不是戀愛的深談。不過作朋友談話而已。看官這翻遇合。乃是做月老的替他兩人用紅絲扣了一個着實結兒。這個結兒。把男女二人牢牢的拴着。比愛情拴的還牢固了些。人人多認戀愛爲神聖。看得他極其重大。只是徒有戀愛。沒有打夥的緣分結交的厚誼。來把他兩面膠粘起來。也不過是件容易弄壞的東西。現在安斐伯和媚梨心裡。都是明白這個道理的。正所謂二人同心的了。且說兩個人談了一會。又都想起李克樂的事來。都道。這李克樂是個謊騙無疑了。只怕更難保不是個行止不端的人。那柯

懿德總不要知道這些事纔好呢。媚梨道。咳。他很該和展模結婚的。展模倒是一個忠厚篤實的人。無奈他總不鍾愛展模。顛倒只是鍾愛這個人。這是無可如何的了。安裴伯道。或者竟有兩個李克樂也說不定。你以爲何如呢。媚梨道。不會。不會。就是有兩個李克樂。也沒有兩個都是畫家的。他和懿德畫的小像。我會見來。純然是個畫家的手筆。我是很懂得的。安裴伯道。就算他曾經和這婦人畫過小像。也不見得一定有甚麼妨害的地方。這婦人坐在他跟前。他便和這婦人畫了個小像。兩人之間。依然沒有甚麼。始終不過是個生分的人。這也是常有的事。你道如何呢。媚梨道。果然如此。果然是個誠實的人。當他在柯家見了婀娜。本該說明纔是。他該對懿德說道。這婀娜會坐在我跟前。給我做過畫範兒。畫了一個「斯芬克斯」的神像的。不想他偏不是這麼。倒說是向來沒見過的。又教懿德心裡估量他是不喜歡這婀娜。又況且那婀娜和懿德說

起李克樂來。也純然是個生分的人一般。懿德那麼篤信這李克樂，却從來不曉得他是個畫家。成日家還替他兩人操心。見了李克樂和婀娜這般互相憎嫌的光景。只是納悶。他若知道了這幅畫兒。管保他肝腸迸斷的了。安斐伯道。媚梨。他可以不必知道的。你和我都捫了舌頭不說就好了。你以爲何如呢。安斐伯說到「你和我」這三個字。說得這麼親切。兩人都覺着甜蜜蜜很有味兒的。媚梨道。是啊。只是或者他自己見了這畫兒。便怎樣呢。安斐伯道。這斷不會鬧到這個分兒的。這畫兒明兒便賣去了。何至被懿德看見。過了明兒。這畫兒又不知被何人挈去收藏起來。以後年復一年。總要匿跡銷聲的了。你別只管把這忠厚的心腸千迴百轉的憂慮着罷。媚梨道。只是我又要想起那李克樂二三其德的惡行來。……安斐伯忙道。大約他也未必像你所想的那麼無良。不過他也和尋常的男子一般。自然是從前的營生。犯過小小的故事的。

我料他如今是改過的了。媚梨你聽我說。我也是個男子漢。我深知道男子漢裡面。再沒有一個像鴿子的毛羽一般。純白無瑕的。媚梨聽罷。臉上微微的紅暈了。不便和安斐伯分辯這潔白無瑕的話。便依舊轉到本題來說道。那麼你以爲咱們緘口不言。是該當這樣的嗎。安斐伯道。自然該當的。媚梨道。倘若懿德發見了這欺騙的事情出來。他要五內崩裂的了。安斐伯道。那麼咱們總別教他得知就是了。媚梨道。安君。我知道你是很能謹口的君子。安斐伯答道。杜姑娘。你的心裡這麼設想着。我很喜歡了。說到這裡。兩人都變了莊嚴的臉色。像兩個審判官一般。把剛纔忙亂中的稱呼。甚麼「媚梨」。甚麼「斐伯」。都一切丟開了。媚梨又說道。可憐的懿德。我只怕他這婚姻。未必發生得多少。安樂出來呢。安斐伯道。這却未可知。倘若他傾心于懿德。務求自己配得上他。雖有了畫像這段公案。然而他還可以求個晚蓋前窗的方法。媚梨又道。若是這個真

相發露出來。懿德心上是甚爲難過的了。安斐伯道。我也不能斷實這件事。懿德固是純潔高尚的人品。只是他也有些兒常識的。他若知道了。自然要心裡難過。然而到後來總有個聰明的決斷。大約做了一個女人。既和一個男子結了婚。就是他做了甚事情。也要始終回護着他的。說到這裡。又慢慢的加上兩句道。我數年前。於柯懿德也是非常欽慕的。你可知道嗎。媚梨聽說。心下覺得略略有些不快。停了一會。然後開言答道。這句話我聽了並不詫異。懿德是那麼可親可愛的一個人。男子漢或是欽慕他或是鍾愛他。也不足爲奇的。安斐伯這時留心瞧着媚梨如何回答。他平時欽慕柯懿德。原是泛常的心事。不過故意說出來。試試媚梨而已。豈知媚梨這女孩子。真是一毫狹隘忌刻的心腸都沒有。果然一個很好的人品。於是安斐伯拿了他的手兒。用自己的手緊緊捏着。說道。媚梨姑娘。你果然是個極可親愛的女孩子。又是極真誠極貞固的。

一個好朋友。不論那一個女人。或是那一個男子。要是得你爲友。真是有幸福的。如今我且和你回去。不然。禰夫人只道我們不知過了甚麼事情了。於是吩咐御人把車駛往禰夫人的府第來。及進門。已是比較晚餐的時候。畧遲了些。禰夫人已在盼望着了。這晚安斐伯去後。禰夫人要試試媚梨的口風。說道。媚梨。怎樣了。媚梨答道。舅母你說怎樣。禰夫人却又沒話說了。其實媚梨也沒有甚麼好說。不過是和安斐伯兩人。得了些相喻於不言的樂趣。不能宣布出來罷了。

第十五章 敗露

柯家的姑媽。和他的侄女懿德。從小兒便情同母子的。這一點愛情。把他的智慮都磨洗出來。凡有關涉他姪女兒將來幸福的事體。總是深思遠慮。竭力而爲的。所以懿德的心事。他沒有體貼不到的地方。近來姑媽早已看出懿德的

心裡不快樂。說他是於這訂婚的事情有點翻悔。或者李克樂有甚麼作爲。不能如他侄女兒的期望。然而看他兩人。還是十分相愛。這不快樂的緣故。自非因此而起的了。於是便把這兩層問題取消。再向四面尋思。久而久之。便確實斷定這宗公案。全由聶婀娜一人身上發生出來的。看官這婀娜的顏色。比死去的玉環還要好些。柯長官愛情的很。這也是世間男子的天性如此。不論年紀老少。都是一般的。但是姑媽心中。却甚不喜歡。而柯懿德更是奇怪。柯長官那麼鍾愛的人。他竟沒一點戀慕之情。兩人雖說住在一家。却彼此不常見面。只有會食的時候。稍一聚談。也不過講些虛文末節。表面的酬答而已。起初的時。姑媽還疑是懿德忌婀娜的美貌。怕把他的鍾情人搖惑起來。變了心事。只是李克樂自從他姨娘家回來。只和婀娜會過一面。此後婀娜往倫敦的那天。他纔來過一次。以後再沒到柯家來過。由此看來。他二人並沒甚麼情誼。懿德

何自起那些猜忌呢。因此仍是猜不着什麼原故。有一天吃小食的時候。柯長官出外去了。婀娜在座。姑媽便故意提起這奇異的事來。說道。克樂如今總不和我們會食。我的懿德呀。他爲甚麼今晚仍是推辭不肯來呢。懿德答道。他說要到一個人的家裡赴宴。有些事務商量的。姑媽冷笑着道。他今日說到這人家裡赴宴。明日勢必又要說這人到他的家裡赴宴。也不能來的了。懿德臉上一紅。不耐煩的答道。我的親姑媽。像克樂這麼地位個人。自然有許多重大事務要辦理的呢。姑媽忙柔聲下氣的答道。是了。我的心愛人。那是自然。我很知道的。婀娜含着笑。又像有些嘲諷的聲音攙嘴說道。據我看來。倒像李君不願和我相見的。懿德道。克樂竟感召起你這樣的想頭來嗎。懿德說這句話時。聲口極其平和。並不顯得有甚麼怒意。甚麼譏諷。或是甚麼不快的意思。婀娜便接著說道。果然這麼着。可不是儂了嗎。懿德把眼揚了一揚。有些嗔怪的意思。

答道。別怪我說。我想這傻氣。全由你自己想出來的。婀娜道。我的懿德。果然是全由我而起的。只是李君爲甚只管遠着我呢。我並沒有妨害他甚麼。是他自己要這樣。懿德道。我知道你沒有妨害他的地方。你和他會談。也不過一遭罷了。此時懿德心裏雖有些不快。說話却仍然柔和。絕無改變常度之處。婀娜道。這也難定。意大利人常說的兇邪眼兒。使人見而生畏。或者我竟有了這樣的眼兒。就是會面一遭。那個人已是難受的了。懿德聽罷。有些吃驚。一句話回答不出。心裡作念道。他那種奧妙不測的光景。莫非就是爲這緣故嗎。甚麼是兇邪眼兒。從來沒有聽見過。世界上果有這樣的東西嗎。婀娜果有這種的神通嗎。姑媽嚇的連忙勸婀娜道。啊呀。我的親愛人。別說這些怕人的東西了。教人毛髮森豎的。你道基督教的國土。可以容得這般怪異的東西嗎。懿德聽了姑媽這話。迷信頓滅。胆氣立增。驟然說道。自然沒有這些東西的。我們如今在英

國。不是在意大利。萬不要信這些怕人的謊話。婀娜漫漫的答道。這樣奇異的事。英國人雖不肯信。然一定說是沒有。也不免少見多怪咧。姑媽戰戰兢兢的問道。那麼你的心意以爲真有兇邪眼兒的嗎。婀娜把肩膀聳着。立起身來。走出座位。一面口中答道。請你們向這李君一問。便知真假了。他也在意大利住過。大概比我說的還要詳細呢。大家聽了。詫爲奇事。到了次日。懿德見了李克樂。也想大着膽子問問他。究竟見了婀娜。覺得是驚怖他。還是覺得嫌惡他呢。但不解何故。總不敢開口。三四次已說到口邊。却都停住。沒說出來。不特如此。連婀娜的名字。在李克樂面前。也不敢提起。這並非懿德把婀娜的話。信以爲實。說李克樂的鄙棄婀娜。真如婀娜所說的緣故。蓋依他自己想來。却另有一種憂慮。想這婀娜是住過意大利的。或者李克樂舊日的行止。有些不端不正。惡劣的聲名。由別人告訴了婀娜。故此婀娜瞧不起他。李克樂曉得婀娜是知

道他的底細。怕當着衆人。宣布出來。故此總不到這裡來。想到此處。便畏懼起來。覺得自己沒有這樣的膽氣。反不願知道這些事情。即使李克樂果有苟且的行爲。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。寧可橫了心。不聞不問。就過去了。且以爲女子鍾愛一個人。總須鍾情到底。若以人之間言。遂將已往的過失。向他追根究底。問個不休。有何趣味呢。懿德的爲人忠厚。于此可見了。姑媽却又不然。數日之後。還是念念不忘這兇邪眼兒的一句話。甚至不敢正眼觀看婀娜的面貌。更想起自己兄弟。那麼溺愛婀娜。很替他擔憂。私心計算。深願自己自今以往。再不要一心一意的只管瞞着婀娜的眼兒纔好。不意過了兩日。姑媽便發見了一樁怕人的事情出來。這一發現。反把他一向的驚惶。變成了滿腔的慘悲愁苦了。原來這日早上。柯長官和婀娜同車出行去了。懿德也赴倫敦。試他的婚禮服色。兼約定李克樂在一個賣珍玩的舖子相會。要同他揀擇些金剛寶

石。只有姑媽獨自一人在家裏。做些瑣碎的職務。忽然拿起浣洗衣服的帳目查看。想起聶姑娘的一領胸當不見了。大概是浣衣服的婦人沒送來。剛要問時。這管家務的使女。立在姑媽身後。說道。聶姑娘這種衣服。共有三件。他說有一件沒交來。我估量前個禮拜已交回來的。浣衣的女人也一口咬定。說已經交還了的。這怎麼說呢。姑媽道。你何不往聶姑娘房裡看看呢。若是交了來。一定在他的衣櫃裏的。你記得摺疊過沒有呢。使女答道。太太。我不知道。聶姑娘的東西。都是他自己安放。從來不教我們動一動。姑媽道。罷咧。你只上樓去。開了他的衣櫃。照數點一點看。這事情便明白了。我也是不喜歡和人爭執的。果然是浣衣服的人錯了。再問他討不遲。只怕這胸當已經送來。還向他噪鬧。那就犯不着了。使女道。太太。我若是能查看。早就查了來了。只爲聶姑娘的行事古怪。他常常把自己的衣櫃上了鎖。那鑰匙放在自己的衣袋裡。好像防備我們

底下人偷他的東西是的。我從來沒見過這樣行爲的姑娘呢。姑媽道。他大概是出外日久。在客廡裏住慣了。習慣了這般的行爲。斷沒有這麼個心腸的也罷。待他回來再找罷。使女道。只是洗衣的人等着。怎麼樣呢。姑媽想了一想。記得家裏的櫥櫃。都有正副兩把鑰匙。副的全是自己收着。這時因爲找衣裳。開他的櫃子看看。也沒甚妨礙的。便道。聶姑娘回來。我總得告訴他。我因爲找胸當。開他的衣櫃。他也不能怪甚麼的。便連忙找出安放鑰匙的盒子來。取了一把副鑰匙。對准了號數。拿着一直往婀娜房裡來。不上十分鐘的工夫。只見他兩腳釘住的一般。癡癡的只管對着打開的衣櫃站着不動。你道爲甚麼緣故。原來他並未找着胸當。並且連找胸當的事情都忘却了。他却找出些東西。很稀奇很怕人的。一見之後。便嚇成這個樣兒了。他起初開了櫃子。只顧翻尋。却有一包東西。用紙兒包着。被他的手指觸動。竟自卸開了。仔細看時。裏面是一件

小孩的袍子。用意大利國的縵子鑲着的。一頂小小的帽子。一雙絨綫織的襪子。一個小孩頑的珊瑚器皿。並幾個銀鈴兒。還有一張紙條夾在裏頭。顯然是婀娜的筆跡。姑媽拿起一瞧。見上頭寫道。「我的愛子。某年月日。卒于某處。時歡慶生子之後纔四十餘日也。」云云。姑媽只顧癡癡的呆看。這房門還半掩着。使女在門外探首問道。太太。找出來沒有。姑媽連忙收拾了紙包。掩了櫥櫃。下了扁鑰。答道。是了。都有了。這是我們的錯誤。你告訴洗衣裳的人。教他去罷。這時姑媽回答的話。像是很艱難的。這使女便留心把他瞧了一瞧。問道。太太。覺着身上不好嗎。爲甚臉色都青白了呢。姑媽道。我並沒甚麼不好。你別教這洗衣服的人老等着。立刻告訴他去罷。姑媽便滿心悽苦。一步步的緩緩歸到自己房中。把房門閉上。自思道。怪不得他小心的鎖着衣櫃。原來有了這些不可見人的東西在裏頭。不忍拿來銷毀的。一面將身子坐在牀沿上。那哀

憐的痛淚。已是點點滴滴的吊下顛邊來了。心想可憐玉環拋下這個無父無母的孩子。不知受過多少慘無天日的折磨了。此時姑媽只是滿心的悲憫。並沒有驚怪厭惡的想頭。忽又轉念一想。婀娜這些事。從未說過一字。乃是一個犯了誑語大戒的人。現在竟和這心魂潔白的懿德同在一個家裏。如何是好呢。過了一會。又自言自語的替婀娜分解道。莫不是他已經結過婚的。如今守寡了。再不然。他嫁了人。丈夫無良。把他撇開了。因此所以不肯在人前提起。只是諱莫如深。不願人家知道的了。但他雖然如此。也不該依舊用着他未出嫁時女孩子的名字。況且我的兄弟。那麼仁厚。接他到家中來。又把他放在心坎兒上。當作自己的女兒一般。他很該把舊時自己曾做過的事。一一告訴我的兄弟纔是。忽又想道。不是呀。這結婚的事。不會有的。婀娜斷不是人家的妻室。也斷不是寡婦的。不然。他爲甚麼要隱瞞着這真情呢。於是姑媽立定了主意。

無論姍姍從前做了甚麼。他並不願把這死灰從新撩攪起來。只把自己所發見的事情。永遠牢記在胸罷了。一會兒又想起那死了的孩子。他那紙條上有「歡慶生子之後纔四十餘日」這一句話。又覺可畏。又覺可憫。不知道姍姍從前所經歷的險惡風波。如何的艱難。懷楚呢。幸而他如今悔悟前非。孜孜爲善。又存問窮民。又充了禮拜堂的職事。又到安息日的學塾教書。或者可以補救。若照這般改悔。不至再墮入苦海了。

第十六章 招請

這時已到五月下旬。離柯懿德的婚期。只有十天。徐夢蘭却傳出許多請帖。要設一個大會。把州裏的人全行請到。像這種的大會。希爾州的人。是沒有經見過的。就是徐夢蘭也從來沒做過這般豪舉。都不曉得他是何緣故。有人說道。六月初一是柯家的婚期。因這大事將近。所以人人此時都在家裏守候着。

不往別處去。徐姑娘一定是趁這時機。要邀一齊全的大會。教一州的人。大家會會面的意思。這幾句話兒傳開去。好些人都信以爲真了。況他的請帖。很能動人的。帖子上寫明是音樂大會。并所奏的樂都開列明白。又從倫敦招致得一個大名鼎鼎的女優。再從一個演劇班裏請了好些優人來。幫同這女優。準備在這音樂會裏演藝。因爲徐夢蘭務要把這事辦的冠冕堂皇。並不吝惜費用。台州的人。得了這個消息。莫不興高采烈。預備赴會。都道他有心作此豪舉。取悅鄉鄰。教州裡的人都歡喜感謝來受他的邀請的。又所邀請的人裏面。如柯氏父女及李克樂等。除照例送了請帖之外。還夾着一張字兒。他給懿德的那字兒寫道。「我最切望的是要你們各人都來赴我的音樂會。你的父親。你自己。和你的姑媽。都要請前來。這不消說。更求你挈帶你那美貌的「喀新」來。我也聞得他是不愛連群結伴的。只是我盼望他要破例一遭。隨着你們到來。

這箇會是我替你聚集所有的親友和你話別的。教你那些親友。個個都來。和你會一會面。也是你將近出閣之前。應該盡一盡禮貌的。此外還有一件。我有一件婚禮特別的贈品。要趁着這天晚上送給你。這件東西。頗占地方。不容易攜帶。我想請你和李君都來見了。賞鑒一賞鑒。然後打發人送往你家去。我的親愛的懿德。這樣看來。你是替完全這大會的一個極緊要的人兒呢。」懿德看了。也不知道他送的是甚麼禮物。只覺得這徐姑娘。顯然是要特別招待他和他的鍾情人。心裏很是喜悅。很是感激。自言自語道。徐姑娘究竟是個故交。人家只說他的心地壞。據我看來。也是言之過甚。於是又轉告了婀娜。說是人家特別邀請他。婀娜聽說。便決意推辭道。我是甚麼地方都不去。你是知道的。我不要預什麼宴會的。向來的脾氣都是如此。就是你的婚禮。我也不願到場。我意欲到那時往別的地方住上幾天纔回來呢。懿德道。婀娜。我以爲這是

很不相宜的。像你這麼的打算。教我心裡很難過。你也未免太沒情分了。婀娜慌忙答道。不是甚麼不相宜。也不是沒情分。不過我素性最怕人多。最厭見生客罷了。我在從前受了多少的屯遼。一到歡樂場中。就要感觸起來。所以不願赴這會的。他兩人說話之時。正是吃早膳的時候。姑媽在旁聽見。却不出聲。姑媽的意思。也不願婀娜同臨懿德結婚的禮場。自己也不解何故。總覺得這標緻不可揣測的婦人。他的往事。是不堪提起的。今兒他歸到他娘的親戚這邊來。總是處處啟人疑竇。婚禮場中。若沒有了他。覺得空氣也要干淨些呢。姑媽的意見如此。故而總不則聲。這時柯長官正在看新聞紙。把這張紙兒遮了臉面。聽他們說到此際。便驀然放下這紙兒。也禁不住插嘴起來。說道。婀娜做甚麼了。你要不臨懿德的禮場。你豈不是胡說亂道嗎。我是從來沒聽見過這樣事情的。還有那徐姑娘的宴會。你不是也蒙他招請的嗎。懿德。你拿這請帖給

我瞧瞧。你的「喀新」是不是也邀請在裡面呢。懿德道。是呀。爹爹。婀娜是承他特別邀請的。但是婀娜總說不要去。柯長官道。務必要去的。婀娜。你聽見了沒有。你那能不去。這事我要硬作主張的了。婀娜道。察理「喀新」。我實情是寧可不去罷。我從沒赴過宴會。……柯長官忙道。可是傻話。我的親愛人。你既來這裡和我住下。你須得認認我的朋友鄉鄰。我不喜歡我家裡的齊整女娘。只管幽閉着和姑子一般的。懿德兒。你便寫個字兒允了他的邀請。只說我們衆人都要歡歡喜喜到會的。以後婀娜再沒得說。免不得要遵從的了。況且徐姑娘這宴會。一定是非常擁擠。恐怕李克樂在場。你也未必便能親近他。就是彼此要說句話兒。也聽不清楚呢。不過在這入山人海之中。遠遠的打個照會罷了。只是這雖然是一件苦事。諒你也還忍耐得來。惟有明兒這婚禮却難處置。你說不能在場。又不願在場。這是我萬萬不答應的呢。看官。原來這時婀娜

雖說不鍾愛李克樂。便和李克樂相遇。也像彼此沒有關係。只是愛情總然變了死灰。那人我的意見。便是石爛海枯。也難消釋。況有往事宛然在目。創巨痛深。本難淡忘的呢。他自己雖然說過。要和李克樂彼此避面。但見了李克樂這行徑。只管遠着他的。心裡不因不由的有些難受。好像驀然受了針刺一般。想到李克樂和他的恩愛。如今要移向別個女人身上去。就是要大度包涵。把舊時感痛。盡付東流。却沒有這種英雄氣概。原本是沒有妒忌心腸的。到此却禁不住要生出妒忌來。這件不如意的事。觸動了他的性氣和腦筋。很是利害。覺得這男子漢本來是他的。從今以後。便再不是他的了。當着這麼個境地。要冷淡淡淡。再不知不覺的過去。不說自己做不到。便是舉世的婦人。也做不到的。婀娜自問心事。若捱過了他兩人結婚的佳期。到了懿德和李克樂都走了。自己心裡的苦楚和鬱怒。便可一切消除。往後若有不能免的地方。要和這兩人

往來。也可以做得到。那時儘能處之如常的。惟有要他當着禮拜堂中。站在他兩人的身後。眼看着曾經與自己成雙作對的男人。給了別個婦人去。未免太覺難堪。要知忍耐力是有個限量。萬不能逾過這限量的。雖然存想着地中海岸紫蘿香繞的那一片墓地。緣此疚愆。該當受些磨折。只是這一遭的懲創。却實在承受不起了。於是婀娜自聽了柯長官一席話之後。回到臥房。便喃喃自語道。令我這般難過。我真要叫喊起來的。不然便要當面咒罵李克樂。我真是保不住自己。不做出這種舉動來的。於是盤算到掌燈的時分。便寫了一個字兒。寄給李克樂。次日早上。李克樂在早膳的桌子上。見了這筆跡很熟的一封信。不覺打了個寒噤。像是一隻冰冷的手兒。按到自己的心坎上一般。好一會還不敢開拆。原來李克樂這些時。終日懷着鬼胎。祇怕弄出甚麼故事。破壞了這段婚姻。況且近來戀愛懿德的心腸。比前更加倍起來。又不能常到懿德家

裡相見。越是心切。越把懿德看得重了。假使懿德知道了婀娜的底裡。便要把自己一生的安樂境界。變成了煩惱境界。這事的成敗。全在婀娜身上。他若要敗壞這事。還有甚麼方法阻得住他嗎。再看看這婚期越近了。自己覺得愈加心驚肉跳了。暗想但得這婚期安安穩穩的過去。那時懿德已是自家的人。便是知道了甚麼風聲。自問自己的愛情是很有勢力。總能籠絡得他住的。無奈此時懿德還不算自己的妻室。深恐婀娜乘這間隙。放出甚麼破壞的手段來。所以一見了這書。不由的渾身發顫。以爲這個時候。婀娜忽然寄書來。定是決裂兆頭了。及打開一看。原來只簡簡淡淡的幾個字兒。要求一項應有的權利。上面寫着道。「吾不欲臨君之婚禮。將他往旬日。請爲我措出行之資。謀所適之地。且須僻遠。不虞發覺者爲可。此行當示人以不疑。一若主于相識之家也者。庶無痕跡耳。吾爲此請。非吾厚責於君。乃吾應得之權利也。」云云。結尾

又署着「婀娜」二字。李克樂看了。喜出望外。立刻替他安排一切。思量了一會兒。便走向書案上寫了個字兒回答他。上寫道。「示悉。卿將見招至北方威爾斯。主於吾母姨孫姑娘家。邀柬卽至矣。」寫畢。又取一張二十磅的銀票。一并封入信內。却並不聲叙一語。因是曉得婀娜自然明白。會接收這銀子的。隨後又修一封書給他姨母的伴當劉姑娘。這一封書却煞費經營。大意是拜煩他的姨娘。發一張請帖。密封了寄給他。由他轉給一個故人。這故人因有些苦難。故求他姨娘招請前去。教他在姨娘家裡住幾時。所有費用都由自己代出。只是這故人來了。總別盤問他甚麼纔好。此人大約只作旬日的勾留。然能多住幾日。尤所願望。又教把程途及住址備細說明。并須在請帖上寫明。說是一奉請「尤姑娘」的。原來他自己寄給婀娜的信裡面。也寫着「上復尤姑娘」的字樣。教婀娜一見明白。這乃是要泯滅痕跡的意思。將來婀娜接到請帖。見請

的是尤姑娘。他便可會意。曉得是請他的了。看官。這李克樂深知這兩個善良的。老婦人。是一心向着自己的。縱然事體覺得蹊蹺些。然而看着自己的情面上。定肯照辦。再不至盤問甚麼的了。婀娜有這麼兩個老婦人。忠心赤膽的爲他。他自問也不算得是絕無親故的了。到了徐姑娘晚餐大會的日期那天。婀娜清早起來。接了一封信。封面的字跡。認得是李克樂的。却故意模糊模糊。要教人家不認得的意思。開了一看。裡面寫着是「上復尤姑娘。」他也會意。一陣臉紅起來。見有人在旁。連忙把來書向衣袋裏一塞。坐了一會。便起身走了。不意慌忙之中。竟把這信的信封跌了出來。一離桌。便不知不覺的掉落在地上。他去了之後。剛被姑媽拾得。拿起一看。却是個空無所有的信封。蓋着個本地方郵局印章。姑媽正待丟入廢紙堆中去。一見了上面那字跡。不由得留神細看起來。口中連說奇怪。原來男人的筆跡。都是掩飾不來的。李克樂的筆跡。本

難瞞人的眼目。加以執筆之時。心內羞憤交并。想着自己因一時出於無奈。竟用此卑劣瞞騙的手段。瞞了自己鍾情的女子。私下通信與婀娜。自問生平所犯的過惡。令自己心下過不去的。要算這是第一樁了。此時勉強喬裝筆跡。教他人不能辨認。看看自己這種行徑。實是卑污苟賤到不堪。待要不。又深知這一樁違心欺瞞的舉動。是萬難幸免的。因此心上周章狼顧。沒了主意。所以更裝的不像。弄得這麼拙劣不堪。益發教姑媽容易看破。一認便認出是他寫的了。照此看來。李克樂和婀娜顯然是做出個極不相得的模樣來的。又顯然自認爲向未識面的。如今他同懿德的婚期伊爾。却忽然和婀娜通起信來。姑媽此時。正如丈二長的和尚。摸不著腦袋呢。當即將這信封套插入衣袋之內。匆匆上樓。回到自己房中。拿着這筆跡。細心看了許久。雖然這字體是有心遮瞞人的。究竟斷得定是懿德的戀人寄與婀娜的了。不但遮瞞不來。反因要

瞞着人越把事情鬧糟的了。於是姑媽心上把前前後後所見的事情湊合攏來。這黑幕便逐漸逐漸的捲起。李克樂與婀娜的真相便都了然于胸。無怪李克樂只管遠着婀娜。總不肯同在一處。無怪李克樂三番四次推託着。總不肯到這裏來。無怪李克樂無緣無故的常常露出嫌惡婀娜的神氣。最碰巧的乃是婀娜往日那些無恥的把柄。被自己無意中在衣櫃裏破露出來。想到最後這一層。不覺傷心起來。抽抽咽咽的哭道。我那可憐的孩子懿德啊。如何是好呢。待要不揭破這事。難道眼看着他落了人家的圈套。不去理會嗎。待要揭破這事。豈不要把這孩子的心肝都摧得粉碎。教他從此不得安生了嗎。想到這裏。心下惶急無措。並且悽苦萬分。於是兩手死命的握着只顧哭。哭了一會。依舊是沒主意。忽然一念良知。提醒着他。覺得很該將這事立刻告訴他的兄弟察理。只是想到這事將來的變局。未免又心膽俱摧。畏縮起來。因為這時告訴

了察理。察理便立刻要女兒廢棄婚約。豈不要害的懿德死去活來嗎。還不如始終深藏不露。由着懿德迷在那痴心妄想的極樂世界裡頭。倒還好些。就是要宣布出來時。今天也萬萬不能宣布。況且今天晚上就是徐姑娘的盛會。怎好自己做了炸藥的引線。當着這麼一個大會日期。把自己一家人鬧得驚心動魄。垂頭喪氣呢。於是咬定牙根的忍住道。這告訴察理的事。且等到了明兒再騰罷。

第十七章 開會

徐姑娘這晚的大會。據請帖的表面上看來。確是音樂大會。其實他的內容。另有一番深意。包藏一場惡劇。看官要知道他這開會的本心。須先知道他平日的爲人。他的爲人。雖名譽甚壞。而他的性行。却有多少很好的地方。不可一概淹沒的。他在他廢病的老母跟前。能盡孝盡養。又最喜矜恤貧苦。博施濟衆。一

切病院及慈善各事業。莫不竭力捐助。不惜巨款。那些窮民。租借他的田地。託庇他的宇下的。他也看得很優厚。顧恤得很周到。一到冬天。還要送給他們煤炭。施散他們棉衣。無一年不是這樣的。此外耶穌誕生之日。及夏令農暇之時。又一定要招請他的莊戶人等。都到園中。行一日宴會。盡一日歡樂。并贈送些東西。如茶葉沙糖之類。每人一份。都預先用小小的口袋裝好。以便他們攜帶回家。這樣看來。這個徐姑娘。豈不是一位樂善好施的女菩薩嗎。他的名譽。何至反不好呢。原來他氣量太小。又過於任性。專好攻人之短。顯己之長。隱惡揚善。這句話。與他的行事。適成相反的比例。他的心意。倒像自己生在世。上。教正世人的過失。是天大的。一個責任。不可放棄的。故無論何人。有了甚麼隱惡。就要多方把他發露出來。必要教人家罪狀昭然。領受他該當的責罰。他纔快心。因此人都怨恨他討厭他。反將他那些好處。置之不論不議。他若聽見別

人有些過惡的風聲。雖是無稽之言。他便不肯放過。必要探訪個底裏出來。所以此番遇見李克樂這起事。他費了好些的日子。隨時訪察。得了多少影影響響的証據。然而沒有一件實在的把柄。能够証實這罪狀的。便依然到處留心。到後來果然碰着司徒約瑟的畫兒拍賣這樁事。於是他的証據忽然齊全了。他當時見了這些畫兒。不特知道裡面有一幅女人。并知道那女人是誰。便立刻起了不良之心。立意要破壞李克樂這段姻緣。再不相饒。他盛怒之下。倒像是這全能的上帝。有了特降的旨意。叫他把這件非常的醜行宣布于大眾的似的。只是這徐姑娘的心事。若說他單爲着疾惡如仇的緣故。要把個表面要好的朋友來驅除。也不是的。其中還有別的緣故。乃是向來妒忌柯懿德。見了柯懿德那麼一個好模樣兒。又能到處得人歡愛。驅騁田獵的本事也好。又見他自從十七歲出了學校。那些州裡的少年男子。便無不傾倒。再看看自己。自

從有了這新近上場的好人物。相形之下。已算是個春殘花謝的老處女了。年紀固然比不上。若論財產。懿德也是個承襲基業。廣有家財的人。自己也沒一些勝過他的地方。這麼一想。那得不生出妒忌心呢。又想自己雖比不上別人。幸喜還有一身騎射的本事。而且廣有家財。還可以引動些男子來巴結。因而就此物色夫婿。不料所遇的男子。總沒一個人向着他的。蓋因爲他的性氣不好。動不動輕薄舌的罵人。所以人家都望而生畏。因此越加怨望。去年李克樂初歸到這裡時。見他相識人甚少。又見他不是十分年少。倒和自己相配。便起了個希望。以爲自己常和他親近。或者可以弄成這段好姻緣。豈知不上幾時。懿德已和他訂了婚約。因此心裡益發苦惱。愈加把懿德忌恨的說不盡了。他這妒忌心攪和着疾惡心。就生出一片害人的想頭來。若是這天良放不過自己時。便有些疾惡心來安慰着他。教他恕免自己。於是從害人的想頭裡面。

做出害人的舉動來了。當日那拍賣場裡，真是一樁好買賣。李克樂畫的那幅「斯芬克斯」竟有人出到三千磅金錢。把他買去。買的人却是不出名的。誰知買的人就是徐夢蘭。當下徐夢蘭買了這畫。並不嫌貴。他以為欲成大事。須要先拿出這成大事的代價。所以不惜鉅金。買了這畫兒。便一心打算要想證明李克樂的罪過。必要把李克樂懲罰得痛快淋漓。方纔罷手。所以他要召集全州的鄉鄰朋友到自己家裡來。以便當着大眾之前。教李克樂出乖露醜。成了終身的話柄。就把那畫兒送給懿德。做了婚禮的賀儀。這畫兒乃是李克樂往日罪惡的鐵証。如今且收好了。到了開音樂會的時候。拿出來給大眾一瞧。那個「斯芬克斯」裡面的隱情。便可不言而喻。李克樂的罪案。從此便驚天動地的宣布出來了。不說徐夢蘭的心事。且說這日來會的親友。擁擠異常。把個奏樂的廳事塞滿了。并氣息也幾乎呼吸不來。且不但廳事裡面擁擠。就是門口

和門外的空地。也都堆垛着許多穿戴齊整的男婦。都是你跼着我的衣裙。我蹴了你的鞋襪。只顧往前伸着頸子。要看看廳事裡面是些甚麼。豎起耳朵。要聽聽裡面做着甚麼。僥倖來的早一步有了坐位的。也是大家擠着。一毫不能動彈。各人的手腕。都伸到別人的腰間來。其間遺簪墜珥。裂裳斷帶的。也不知多少。好些新衣裳。特地做來赴這場宴會的。都就此糟蹋了。這時懿德李克樂並坐在前頭的行列中間。他兩人都是喜歡音樂的。都很覺受用不盡。況且他們的婚期那麼近了。談話之間。都覺得有一縷柔情。互相牽繫。雖然在這稠人裡面。相識太多。不便笑語自由。只是含情相視。或是這一個的手兒。靠近那一個身邊去。那一個便緊緊的捏着他。這些互相戀愛的滋味。把兩個人都迷得心醉了。只覺此刻在稠人廣衆之中。其樂無窮。懿德此時。把向來的疑慮心腸。都拋在腦後。只覺李克樂崇拜他的真誠懇切之處。沒有勝過今兒的。他的眼

光。只射在李克樂的身上。李克樂的眼色丟過來。他便微微的一笑。這笑靨裡面含了無限的戀愛心。雖是嘴裏不說。心中却似乎說是李克樂你真是我的神聖。我的帝王。我是永遠信賴你崇拜你了。那箇李克樂看着懿德穿了一身的雪白衣裳。越覺鮮豔可愛。那一片傾慕之意。不由的從心坎兒上直衝上來。說不出又是快樂。又是崇敬。想自己真算得世上最有幸福的人。儼然把個無依倚的身子。寄在這安樂窩中來。心裡的快樂。直是無可比擬。又看着懿德這麼天真爛漫。教人可親可愛的。只怕自己不配享有這個幸福。只求神靈保佑。將來勉力做到可以和他匹配的地位。從新造出一個好世界。不教懿德待自己的忠誠。戀愛的熱心白辜負了。那纔可以彌補從前的過失。誰知心裡這麼想。嘴裡便不由的露出些口風來。那時正是樂闌的時候。他假作看懿德手中的奏樂次第書。接近身旁。低低的說道。我的心愛人啊。我將來要立志做個良

善的人呢。懿德驀地瞧了他一眼。見他好像滿臉是汗的。這時手上正拿着李克樂最後送他的白羽扇。便從扇子底下。把自己的手伸出去。輕輕按在李克樂臂上。帶着調笑的聲口說道。你立志要做個良善的人嗎。我親愛的克樂。你已經是個良善人的了。且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好人了。說到這裡。又帶笑的道。你要曉得你若不如此。我也不鍾愛你了。這是懿德的戲言。誰知李克樂聽了。又打了一個寒噤。心下想道。他若曉得了婀娜的事情。那還能鍾愛我呢。這時的音樂。是四絃琴獨奏。方才停頓了一會。便又奏起來。只聽得「嚇噓」「嚇噓」之聲。四面都起。「嚇噓」是叫人靜默的意思。其聲清銳遠達。只覺得餘響泠泠。震動耳鼓。於是扇子的搖擺聲。椅子的轉側聲。細語的囁囁唧唧聲。都好像用了禁呪一般。一齊住了。大眾都悄然寂靜。李克樂更不能說回答的話。懿德也不望他回答。就此罷了。惟有李克樂眼裡。蹊蹊着奏樂的人。心裡却自己作念。

道。我和婀娜的往事。總得小心在意。不教他知道。婀娜如今也不告發我了。他要往別處去了。他這麼寬洪大量。果然是個好人。決不至破壞我的事體。再過幾天。懿德便是我的妻室。他成了一成了我的妻室。我便甚麼也不怕。他與我既休戚相關。禍福與共。便要赤緊的戀着我。決不至於翻悔了婚姻盟誓的。此時我不管他如何結果。總拚着性命。捱過這危險關頭罷了。原來李克樂成日這般設想。不信有甚麼意外的風波出來。自己已安排定了。一經和懿德結婚。便帶了懿德往別處去。那時携了懿德。跑到天涯地角。做一個一去不返的黃鶴。無奈願與心違。懿德不肯離了老父。也不肯輕去父母之邦。所以沒奈何又把這想頭打斷了。雖然如此。只是他還想把這初婚蜜月中的日子牽長了來計算。帶着了新人。看看外頭的景致。慢慢的引起他出遊的興趣來。打算到那威國去。逛到七月盡。然後再往歐洲幾個大都會一行。如栢林維也納門占等處。都

要去走走。等交了冬令。纔往意大利那些湖泊中去。懿德往常聽他提起這些話。便道。那麼到了十一月初方能回家了。又豈知李克樂的心事。還不止此。他暗地打算。到意大利盤桓幾天之後。便轉向埃及去。料定懿德到那時必可依從。那麼懿德既添了出游的興趣。自己又可以暫且不歸。像這麼牽長了些時日。別和婀娜相近。大概總能够辦到的。於是當樂人奏技之時。他便只管想念着這事。及至樂止。便又和懿德說起將來到那威垂釣的樂處來。他自己本不大喜歡釣魚的頑意的。只是懿德愛釣魚。他要討懿德喜歡。故此預先託了朋友。在那威租下三五處垂釣的地方。又租了一所板屋在山中。準備和懿德婚後這一兩個月。就在那兒住着。這時懿德聽了他這些話。心中十分高興。他見懿德已漸漸入彀。便決意要帶懿德離了希爾州。遊山玩水。做一個汗漫遊。待到懿德和自己厮伴長久。兩情融洽起來。往後就出了甚麼意外的事情。也不

至於有勞燕分飛之患了。李克樂正說之間。那樂曲又將奏完。大眾都留心看着那次序書。底下是些甚麼。只見上面寫道。暫設的戲場裡。陳設寫生圖畫供覽。往後便是晚餐。晚餐後就是跳舞。衆賓客都猜詳那個畫兒。不知如何精美。又不知暫設的戲場在何處。其中有熟識的。便知道這女主人的布置。說道。一定是在馬院子前面那個寬敞的倉房。就是去年耶穌誕日。陳設樹枝的所在。原來徐夢蘭果不出所料。早將這屋子嶄新的用紙裱糊了。又蓋了一條甬道。直接着堂屋的小門。甬道兩旁都用紅布遮了。拿像生花兒圍着。這屋子內內外外都裝了電氣燈。盡頭處搭了個戲臺。也是一般的裝飾。臺上張了一幅畫兒。便是徐姑娘買來。要趁下禮拜婚期。送給新人和新婿的。這件贈品。就和一碗毒藥一般。他料李克樂未必便肯收受。李克樂如果不受。那畫兒便依然是自己的。他家裏畫兒也有限。得了這幅大畫兒。增些光彩也好。准備着在自己

的膳室中騰出空隙來。把這畫兒懸掛在他外祖母和舅舅的遺像中間。這都是徐夢蘭心裡的算計。後來這一幅「斯芬克斯」究竟做了婚禮的贈物沒有。下文自有交替。看到那裡。便可明白了。

第十八章 毒計

大凡設音樂招待會的人。總不算計其中有少數的人是不大留意音樂的。並不算計聚集多數的人。其中便不免有不同意見的。這是一定的道理。這時音樂場中。有個穿戴華美的婦人。不願挨到前面椅子上去。他以為就是仙樂。也寧可不聽。省得擠在裡面。遭踢了自己的好衣裳。又有些女孩子。當着奏樂之時。也毫不在意。只顧四下裡張望。一見了他的相識。或是羨慕他的人。便做做手勢。或是點點頭。和他知會別的事。更有好些男婦。雖然是眼看着臺上。心下却很怪煩的。要等着樂止。好和人家說話。其中更有一個有年紀的體面人。站

在門外。和一箇鄰里中的紳富。談論地方公會近來所剖決的事件。兩人的喉嚨頗高。也不願他人聽見。此外還有一兩個人。是全然不愛聽音樂。也不擠進來找坐位。只在各廳房裡閒誑。巴巴的瞧着自己的時表。盼着音樂奏完的時候。這一班不好音樂的人。就是柯長官也在裏面。他索性嫌惡音樂。也常明對人言。並不自諱。不過覺得這件東西。還可以用來聚集大眾。並非毫無用處而已。每當奏樂時候。人人都要緘口捫舌的靜聽着。未便和人家說句話。只有他總覺得煩懣不堪。所以他總不肯閉了嘴。無論那樂器奏得如何好聽。却依舊要和人說話。這時音樂場中。正是那負盛名的女優奏技之際。他却不理會。站在下面人叢裡。只顧談講。聲音又响亮。人人都聽見他的聲氣。但爲這般犯例的行爲。是人人所不能輕恕的。於是人堆裡有些擁動起來。大眾臉上都現出嫌厭的樣子。回過臉來。瞅了他一眼。他便不敢則聲。曉得是自己太覺沒規矩。

了。然而他見自己既不能在此說話。閉了嘴。又煩悶不堪。便回身向外間踱了出來。不覺踱到早上起坐的廳事裏面。只見桌上放着鬥牌的器具。有四個人正在那裡會局。他們人數已彀。自己攙不進去。況且自己頑慣了舊式牌的。這牌都是新式。本意也不喜歡。便回身轉向堂屋這邊來。要走進膳廳去。試了試關捩子。知是鎖上。大概裡面正在安排着晚餐。還沒收拾齊整的。又折到打球的廳房一看。見沒有一個人。轉到吃烟的廳房一看。也是靜悄悄的。只得仍回堂屋中來。正待向一張靠背椅子上躺下歇歇。瞥見樓梯之後。有一個紫花結彩的門。便留心一看。自言自語道。這個門又是甚麼意思的呢。說時便往前再瞧。只見外面是一條木頭鋪墊的甬道。他想橫豎沒事。便循着這甬道。彎環曲折的行去。不覺繞出了屋後。又繞出了馬廐之外。居然到了堆儲糧食的倉房裡面了。這屋子裡的電燈。或在戲臺之上。或在戲臺相對的地方。都安設得很

奇巧的，逼着這些電光，盡向臺上所陳列的東西射照下來。真是光怪陸離，非常動目。他到了這所在。那些電燈已一齊着了。誰知躡進裡面，猛抬頭一看，見有一幅畫兒，正擺列在火光之中。再定睛看時，竟大大的嚇了一跳。心裡不住的驚疑。因為所畫的是個美婦人，雙眼注視着他，竟有栩栩欲活的神氣。而且這婦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婀娜，這時恰像要証實這畫像便是婀娜似的。回頭看時，婀娜的真身，也就凭在這戲臺跟前的欄杆上。正在聚精會神瞧着這幅畫兒。柯長官忽地叫了他一聲道：「婀娜，婀娜，猛一回頭，見是他的「喀新」，也大吃一驚。聲氣斷續的答道：「你也來到這裡麼？」察理「喀新」原來是你麼。呵呀去罷。去罷。說時便把手推柯長官出去。那柯長官却抓着他的手，硬要向前。口裡說道：「我的婀娜，這是怎麼說。這精緻的畫兒，是些甚麼，倒是你的肖像了。婀娜聽說，慌了手脚，好一會，才得了主意，立意要硬着膽子，衝過這危險關頭去，便勉

強笑了一聲。答道：罷了。事到如今。我也不瞞你了。這畫兒原是多年前畫的。我那時當了人家的畫範。因此成了這幅稿本。這畫兒倒畫得還好的。接着又說道：走罷。咱們到堂屋裏去罷。還在這裡做甚麼呢。說着便拉着柯長官的臂膊。要他同走。只是說時遲那時快。柯長官已行到臺前。和婀娜一般貼近着這畫兒了。便一面瞧着。一面說道。果然是非常好的畫兒。是誰的手筆呢。啊。是了。那邊是畫家的名字了。便僵着身子。往前一瞧。只見畫兒底下。鑲着一幅金箋。用黑墨寫着幾個字兒。他念道「斯芬克斯」之像。李克樂摹。柯長官念到李克樂三個字。便高叫起來。這時婀娜並不出聲。好一會。柯長官慢慢的回過頭來。不覺面已變色。瞧了婀娜一眼道。這是李克樂嗎。這是懿德的鍾愛人嗎。是他畫的嗎。婀娜。這不是你的肖像嗎。我只道你和他向未相識的。他竟會替你畫起肖像來嗎。婀娜徬徨無措的答道。我們原是會過來的。只是多年前的事。如今

是不消提起的了。這是這是我叫他不要說出來的。我從前的景況。你早已知道。因為我怕羞耻。不要教人曉得。我是捱過飢寒來的。指望把我從前的苦境。瞞着他人。所以教他不要說起。柯長官聞言。臉色越發改變了。說道。我如何曉得你和姓李的人相約定了。把舊日相識的真情都掩藏了呢。我如何知道你們大家都是裝模作樣。故意做出個不相識的光景來的呢。我又怎生曉得你們是串同來瞞騙我。和我的女兒的呢。婀娜着急道。我的「喀新」啊。你要把這事鬧大了。其實不過小小的事情。我告訴你罷。我從前是認得他的。只不過是一面的相識。這幅畫兒的稿本就是我。因為我是受雇來常畫範的。這也不至於有甚干碍。我很知道。他那時還沒曉得。我和你有親情的呢。這已是多年前的故事。不過是偶然做了一遭。很不犯着從新提起來。如今我甚願把這些事情忘却了。只當作從前沒有幹過這事。察理「喀新」啊。望你也像我這麼丟開

了罷。這畫兒大概是徐姑娘買來的。與我們無干。我們走罷。別提起這樁事情了。說着便兩手勾攏來。拉着柯長官的臂膊。又要扯他出去。柯長官奪手不行。嚴嚴冷冷的說道。婀娜。你休要見怪。這事總要翻出個底裡來的。我須得聽聽姓李的怎麼樣說。我總不曉得你兩人爲甚緣故。要串同了來瞞騙我們。如今是要追究到明白纔罷。不然。我女兒這段婚事。我是不許舉行的。於是一面要去叫李克樂。一面又嚴聲厲色的對婀娜說道。我如今去叫李君來。要你留在這裡。待我回轉來的。只見婀娜三步兩步搶行到門口來。攔阻着他。又把門口藏電的關振。扭了一扭。那電燈一概息滅了。在黑暗裡悄悄的說道。不要如此大呼小叫。你聽外邊有人說話的聲音。子細著有人進來了。話猶未畢。果然只聽說話聲和着腳步聲。都從這條甬道而來。聽得第一個是婦人聲口。說道。我深知道的。這裏頭是一幅畫兒。我曉得是他特地買了來。要施毒計害人的。又

聽得有個男子的聲口答道。我的媚梨。我真不信世間有這樣惡毒心腸的人。又聽得那媚梨說道。不管他怎的。我們只管瞧瞧去罷。那男子又說道。大概到這裏來。也是甚無謂的罷了。這時柯長官只得向前迎上去。然而聽了媚梨的話。益發思疑。只得搭趣着向媚梨說道。我們來到這裏都是無謂的。不犯着窺探人家後進的房屋了。我是迷了路徑。信步行到這裏來的。如今也要轉回去了。你看前面那麼漆黑的。也看不見什麼。媚梨你回去罷。音樂房裏將近要完場了呢。說罷。已行到貼近。便一手挽了那男子的臂膊說道。安斐伯。煩你替我去找一找李克樂。因為我有句說話。要立刻和他說的。請你趁着音樂間歇的空兒。揆進裡頭去。替我找了他來。他是和我的女兒坐在前頭這幾行椅子上呢。安斐伯聽說。只得應承了。柯長官便把他兩人送到堂屋裏來。只把個婀娜拋在黑暗裡等着。只聽得音樂房裡。又起了一片咕咕咕咕的聲音。知道又是

間歇的空兒。衆人又交頭接耳的說話了。這時還有一套曲子。待奏畢後。便要完場。他三個人來到堂屋。安斐伯便說道。我就趁此樂曲尙未再奏之時。挨身進去罷。說着去了。只有媚梨遲遲迴迴的在柯長官身畔。心下甚是驚疑。暗想道。爲甚這老兒立刻要見李克樂呢。他在這甬道裡頭做了些甚麼事情呢。想起那天在喀里思梯拍賣場裡。安斐伯所說徐姑娘說的話。當時就替李克樂捏一把汗。怕他有甚麼災禍臨頭。安斐伯還笑自己是瞎擔憂。男子漢是沒有這麼防微杜漸的心思的。這也難怪。況且近來安斐伯已向自己求婚。自己已經應允。如今安斐伯一心只顧着自己的事情。那還能够替懿德擔心呢。但是看徐姑娘這種行爲。恐怕將來總有些不妙的。不說媚梨的心事。且說安斐伯走進音樂房中。在那坐位上。挨挨擠擠的次第看去。一眼。見了懿德的腦後。似乎是個李克樂。本來知道李克樂是坐在第二行椅子上。他又是一定在懿德

的左右的。這入必是李克樂無疑。但是人叢裡相識的人很多。挨進一步。碰了個熟人。把他纏了一會。再進一步。又碰了個熟人。把他又絆住了。一路上就擱了多少時候。原來安裴伯雖不是希爾州的人。只是他每到冬天。常來希爾州和這些人一塊兒行獵。從來射獵的朋友。情意是很親密的。他又和藹可親。脾氣又好。馳騁的工夫也熟練。所以人人見了都歡迎着他。都問他在那兒住下。是不是來看結婚的熱鬧的。又問他來這裡要住到多早晚。到了十一月。可要仍來這裡射獵。今年遇了些甚麼得意的事。諸如此類的盤問。你一句我一句。弄得他應接不暇。到後來。又聽見一個人叫道。裴伯。你這麼挨挨擠擠的要到那兒去了。往臺上去麼。他們樂器剛調弄好了。你也去獨奏一回。就唱一隻行獵的曲子。給我們聽聽罷。安裴伯笑着。回說是要替柯長官叫他的女婿。沒空兒呢。那個人便說還有些時候。你何必這般着急。歇歇去罷。一面便有那相熟

的朋友。替他把這話傳到前面。向李克樂說知。李克樂聽說柯長官立等着和自己說話。便立起身來。這時懿德在旁。有些不自在的樣子。踟躕着說道。咳。爹爹還可以畧等一等兒的。這裡不過還有一套曲子。等奏完了。我們就可一塊兒都去了。李克樂一面起來。一面說道。我看還是我先去的好。保不住他或是有甚麼要緊的說話呢。看官。可憐這李克樂已到了危險關頭。還是一無知覺。并平日擔驚受恐的心事。此時也忘懷了。他只知道他的丈人又想起甚麼事情。關着下禮拜婚期的。要和他商量一個主見。再不然。或者有甚麼重要的來客。如今要回去。等着給他紹介相見的罷了。便望着懿德坦坦然的一笑。說道。我還是去的好。一會兒我再到這兒來。在門。等你出來就是了。懿德便點點頭。讓他去了。這時就要奏樂。撫琴的人已重新就坐。李克樂趁此。在人叢裡擠出去。纔走得十餘步遠近。便覺得有些可疑的情景。只見那坐在屋子裡的大衆。忽

然有些搖動起來。好像一片麥田上面。被微風吹拂。起了麥浪一般。只覺得洶湧澎湃。有許多人把頭回過來。在那裡交頭接耳。刺刺不休的議論。四下裡還有些站起來的。都像很擔着心。要問問後頭的人似的。只是還沒布散到近前的那一排椅子上去。又走了幾步。聽見這樂曲又奏起來了。下面那些人因心裡有事。也沒心情聽了。只覺一片喁喁私語之聲。鼓動起這靜蕩蕩的空氣。那些「嚇噓」「嚇噓」之聲。也沒了功效了。有幾個人便悄悄的出離了坐位。走出這屋子來。李克樂挨到門口。只見這條路上。剛纔還是黑壓壓擠滿了人的。如今已是空洞洞的一個人都沒有了。忽然旁邊轉出一個生面的婦人來。驀地抓着李克樂的臂膊。問道。你聞見了甚麼氣味沒有。剛說了這一句。還沒有聽見李克樂回答的話。忽然又聽見一個人叫喊起來。那聲氣非常响亮。又是非常怕人的。把裡面樂曲中的音調都攪亂了。聽他說道。不要害怕。你們只管緩

緩的出來。這一定是那一處有甚麼東燒西着了。現在沒有看見烟火。還沒有甚麼危險的。那個人嘴裡只管這般說。不想衆人已慌了手脚。一窩蜂的圍將起來。只聽得一陣脚步奔迸之聲。和驚喊哭叫之聲。頃刻間鬧得翻江攪海。只見無數的人都氣急敗壞的衝出門口來。方才那個人往後說些什麼。也聽不見了。李克樂是當先出來的。但是被後頭的人衆一擠。竟把他擠到這空洞洞的堂屋來。到了這裡。那焦灼的氣味。越發大了。只是還沒見火在何處。那一道偉大的樓梯。和那些高高低低的書厨。靜靜穆穆的眞像。還是原封不動的。看看堂屋當中的大橫案上。依舊齊齊整整的擺滿了古銅器皿和些香花。抬頭再看看那高掛着的自鳴鐘。還是咯噹咯噹的只顧聲響。便知道還差十分鐘的工夫。就是子正的時候了。却總尋不出大衆擾亂的根由出來。回頭又看那徬徨無措的人衆。還是爭先恐後。翻波滾浪的打從音樂房裏蜂擁而出。李克

樂疑是樓梯之後。莫非有甚麼古怪。往前查看。只見那兒另有個門。用紅布裝飾起來的。却有些綿軟雪白的東西。翻翻騰騰的從門外捲進來。又一團團的攢聚了。倒像羊毛一般。李克樂過細一看。便明白了。忽見一個人一手拉着他的臂膊。教他打從這禍殃的門口出來。只聽這個人說道。事不宜遲了。我們須得趕緊去搭救他。他正在那個地方的。李克樂方知道這人是柯長官。便問道。他是誰。柯長官答道。就是婀娜。我拋下他和那畫兒在一處的。李克樂聽說。還不甚明白。只是被這老兒硬逼着。只得同去。心裡作念道。是不是因救婀娜的緣故。特地來找我出去的呢。須臾他兩人都出到甬道上。只覺那煙氣越發濃厚。連眼也睜不開了。氣也幾乎呼吸不來了。前面那着火的木料。烈焰騰騰的薰灼過來。和那股氣味。都很覺難受。只是念着還有個婦人落在裏面。英國人的性質。當了這麼的地位。是不暇計及自己後頭的事的。因此便隨着衆人。一

鼓作氣的飛奔前進。幸喜甬道上雖然烟氣噙着喉嚨鼻子。到了倉房子的近邊。却還可以站立着。舒舒徐徐的呼吸。又見一大股的黑烟。翻騰繚繞的從屋脊上直冒出來。還有畧輕淡些的黑煙。滿繞着屋裏的左右兩旁。只有屋子當中的地方却還清朗。可一直望進裏面。看着那火焚燒的光景。真是非常可怕。再看這火。乃是從戲台後面盡頭處燒起來的。台上還立着一幅「斯芬克斯」的畫兒。底下有座木架承着。那木架已經燒得光焰烘烘了。那些亂捲亂攪的火燄。一起一起的向屋瓦上面升上去。把上頭那一股濃濃密密的黑烟。都照耀得通明。現在一派的紅光。返射到畫兒裡的婦人那張豔麗無匹的臉上。不一會那火勢益發兇了。火燄越發升騰的高了。便乘風怒吼起來。那祝融氏的火鴉兵。便耀武揚威的亂闖。只見一道金蛇。驀然撲到那畫絹之上。畫裡的婦人。那雙眼兒便好像露出血光來的一般。那嘴唇好像蹙着的。儼然是硬着心

腸強開笑壓的一般。那面龐好像含怒的神氣。又像是毒蛇欲噬的神氣。只是一眨眼間。便向着光燄中低了下去。咦。這便是這「斯芬克斯」的末路了。李克樂與這畫像。在這兒會面。宛然記得這就是畫裡的婀娜。曾於多年前替他馳譽蜚聲的。然而眼睛看着這火。心裡却異常驚嚇。幾乎直跳起來。便對着懿德的老父。粗聲大氣的問道。就是這個婀娜。你叫我來搭救他的嗎。你要救護的就是這幅畫兒嗎。原來這時候那倉房子裏。除了燒着的東西之外。空蕩蕩的並無別物。那真正的婀娜。早已不知何往了。柯長官被煙氣噙的受不得。兩眼也薰得通紅。便聲氣斷續的答道。不是的。那有這個道理。我因為知道婀娜確實是在這裡的。故而要來救他。只是現在已不怕了。多謝神力。婀娜早已走了。我剛纔是拋下他在這裏的。如今他沒在這裡。一定是從那裡逃脫了。只是那個畫兒……說着便指着火堆。接下說道。那畫兒裡也是一個婀娜。你剛纔不

是承認了的嗎。這可是你照着婀娜的模樣兒畫出來的嗎。李克樂這時。要趁勢說個明白。便毫不隱諱。坦然答道。是的。他就是婀娜。是我瞧着他容貌畫出來的。現在我們且回轉去罷。站在這地方。恐不大穩便。我來的遲了。不及救護這畫兒。就是救護得及。我也不願救去。這是害及我生平的東西。由他銷毀了倒好。我們走罷。柯長官還是嚴嚴冷冷的瞅着他。說道。李君。我要你把這事情和我說明白了纔罷。李克樂道。老先生。你原來要聽我和你說明這事的。只是不宜在這裡說。也不能目下就說。天可憐見的。咱們該走了。屋上已經着了火。就要壓下來。打到我們頭上的了。說罷。便死命抓着柯長官。拽往甬道上來。這時柯長官只得勉勉強強的依從了他。但是心下却怒氣勃勃的。暗想道。這麼個詭詐欺騙的惡人。着實可惡。他不能再做懿德的丈夫的了。此時兩人回轉來。却甚容易。不似先前的煙氣迷漫。因為兩人走上甬道。只聽得後面天崩地

場的響了一聲。那倉房真個壓下來了。倉房既壓下來。那空氣便不像先前閉塞。況甬道上又挖開了一個窟窿。透進涼夜的清空氣來。把這些煙氣都洗蕩盡了。於是兩人循着屋外。繞到堂屋的前門。只見一大堆的人都在門口擁擠着。柯長官到此。一面打從人叢裡走去。一面對李克樂道。我明天候着你來罷。李克樂道。那個自然。我早上准來的。只是你首先要別和懿德說纔好。柯長官冷冷的答道。這事我却要見景而行。那時門上的人翻翻滾滾的衝出來。轉瞬便把他兩人衝散。各自走開了。其餘裏面的衆人。還拉雜陵亂到不堪。只聽見婦女們的驚叫聲。吁嘆聲。男子的呼嘯聲。呪罵聲。喧作一片。人人都搶着要爭先出門。門外庭院中却停有多少的馬車。把庭院填塞滿了。那些馬兒見了火起。都慌張起來。前仰後磕的亂跳。那衆多的賓朋。也有沒了帽子的。也有失了外衣的。都沒命的擠出了門來。慌亂之中。只顧逃命。把甚麼都忘記了。這一番驚惶。

幾乎壞事。幸而門外的地方甚寬展。又這事到了門口。纔鬧起亂子來的。一出門外。便有去路。不然只怕甚麼危險的致命的大事體。都要鬧出來了。只爲如此。所以還算僥倖。況且沒有一箇人被人推倒踐着。或是受了甚麼的損傷。只是人人的衣裳。多擠的不成模樣罷了。次日早上起來。只見門內外各人遺下的簪珥巾帶之類。和婦人帽子上裝飾的鳥羽。都破碎不堪的撒在滿地。當火起那時。內中有些乖覺的和有膽氣的人。却依舊悄悄的坐在音樂房裡。過了一會。這火救下來了。內外也不擾亂了。他們便太太平平的到餐房裡去晚餐。這時因人已散完。座席上寬寬濶濶的。正好舒服享用。還互相誇獎主意鎮定。沒跟着那些人見神見鬼的瞎張皇。及至晚餐已畢。才從從容容的各自回家去了。到了明日。那先跑了的人。方知徐姑娘的家裡。並沒延燒。一些損害都沒有。人人都覺得慚愧。及至查問當時如何起火。燒了些甚麼東西。有曉得

的答道。只燒去一間倉房子。那房子是在馬院子後頭的。因爲晚間宴客。用得着這所地方。所以造了一條木甬道。一直接到堂屋。當起火時。那些圍人圍了。齊巧都在後院子裡。便一齊前來救護。把木甬道拆斷了。那後院裡救火的機器和龍頭都是齊備的。施救起來。很有效力。因此只把那間屋子燒作白地。此外並沒有延燒。那正經的房舍。却一點損害都沒有。也沒有傷人。至於起火的原因。却總沒有人知道。那些問的人也只好罷了。只是人人想起昨天晚上的情景來。都覺得很是敗興。若說那燒塌的倉房子裡。還有一幅三千鎊買得來的畫兒。這一件事。却沒有幾個人知道。一百個人裡。知道的也不到一兩個人呢。

第十九章 退婚

次日早上。李克樂來到柯家。便先要見懿德。這是他第一件懸心的事。他以爲

須先把這事情和懿德解說明白了纔好。不料懿德已不要見他。回說不能見面了。李克樂便向柯長官道。爲甚麼不能。他還沒起來不成。或是還沒梳洗完不成。我等候着就是了。柯長官板着臉說道。李君。我怕你候着也無益於事。我的女兒不要見你呢。李克樂道。天日在上。却是爲何。這是甚麼意思呢。柯長官聳着肩膊說道。還有什麼意思。自然是你和他訂的婚約要作廢了。李克樂聽了這話。宛如當頭起了個焦雷。登時急得怒氣磅礴。在屋子裡暴跳。猶如瘋了一般。說道。據我應有的職權。當得和懿德見面的。除是懿德當面和我決絕。不然。我不能承認這退婚的話的。我料懿德不至於這麼無理。不至於這麼忍心。總須見我一面。聽我分辯一番才是。便硬逼着要叫懿德出來見見。若不見了懿德。是不肯干休的。鬧了一會。柯長官嚴聲厲色的喝住道。李君。你坐下。略靜一靜兒。聽我說來。今兒這不幸的事體。益發鬧的大了。諒你也心下明白。你可

知道聶姑娘也被你攙掇離了我家門了。李克樂道。我不知道。我怎能管得你家聶姑娘的事。他是幾時去的。你何以見得他去是我攙掇的呢。柯長官道。這顯見得是你安排定了。教他到你的親戚家去的。你豈能推作不知。李克樂聽說。登時啞口無言。停了一會。纔含含糊糊的說道。那麼他到了我姨娘孫姑娘家去不成。柯長官不做聲。只瞧着他。臉上帶着一種冷笑的神氣。心下恨恨的想道。這情節是萬難饒恕的。他這奸謀騙詐的罪惡。真要令人髮指。況且現在已害得我的懿德五內崩摧。這人還可饒恕的嗎。只見李克樂又支支吾吾的說道。這事連我也不明白了。說着便現出一種心虛的神氣。舉起手向自己額上抹了一抹。又問道。你怎生曉得這些事情呢。柯長官道。因爲昨兒晚上我們不見他回來。立刻跑到徐家去問。也不見他的蹤影。我們曉得徐家的房子。是有旁門的。他一定是已經逃脫了。只是總不見他歸家。那時我們就再到他的

房裏去。要想找尋個端緒出來。以便究出他此番不回家的根由。找了一會。却在他妝臺上抽屜裏得了一封書信。我是有保護他的責任的。該要查問個明白。當把那書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。才曉得這是你弄的把戲。說着便從衣袋裡掏出一封書來。擲與李克樂道。這就是了。你看罷。這封外的字跡。我認得是你寫的。書內雖然指明寄與尤姑娘。却是給我的「喀新」婀娜的李君。你平心靜氣的瞧瞧。看這封書信中講些什麼。你大概也總記得。李克樂見了這書信。嚇得魂飛魄散。當下接了過來。用手打開一看。只見上面寫道。

可愛的尤姑娘。——我相契的孫姑娘。教我寫個字兒給你。說他無論甚麼時候。都要想和你會會。他的姨甥李克樂君曾告訴他。說是已把你途中一切安排妥當的了。如今我們兩人。天天盼望你到來。各樣都準備齊全。只望你立刻起程。我們家離火車站有十數里之遙。你到了站頭。可煩那旅館裏

的人，僱一輛車兒。徑來此地，就只一件。你由倫敦起程的時候，須趁便先發一電，知照我們，更爲穩妥。孫姑娘很盼望你來這裡久住。他說你喜歡住到多早晚，就住到多早晚便了。爲此專誠奉告。劉若茵拜啓。

原來這信是孫姑娘的伴兒劉姑娘寫的。李克樂果然是一概知道，且是他前天接到手。親自轉寄給婀娜的。他如何能推作不知呢？只是他雖然盡知備細。如今拿了這書子，却要慢慢的細看。他心裡疑惑道：爲何婀娜遺下這封書信在家，真是自己夢想不到的事。遺下了這封書信，便要把前事敗露的。婀娜自己巴巴的要將前事竭力掩蓋，豈肯反拿了這個破綻給人家瞧。天下那有這樣自相矛盾的道理呢。正想之間，又聽柯長官說道：罷了。李君，你見了這個，還能够一味抵賴，說不知道婀娜去的事嗎？這封書上說的明明白白，便是你攬掇婀娜逃去的証據了。李克樂慢騰騰的站了起來，帶着悔恨的口氣，老老實

實的說道。柯長官。我並不抵賴。我只求你格外施仁。讓我見了懿德。把我自己的舊事。一一和他說明白了。請他做個公道人。把這事的曲直判斷。一判斷。我就罷了。柯長官道。你還想見懿德麼。他現在病了。甚麼人都不要見。你還望我格外施仁呢。別說格外。別說施仁。就是要我把尋常的情誼看待你。你自己自問還當得起麼。柯長官說到這裡。越發怒氣上來了。又接着說道。我也不問你和我的「喀新」婀娜。往日的關係若何。只是這麼個少年女子。弄到舉目無親的苦境。你自然要哄騙到手。方才趁願。這是可以不問而知的了。李克樂着急道。那有這事。長官你說那裡話來。你這話說差了。待我說給你聽聽罷。柯長官忙道。老兄台。我不是和你說過我不要再聽這些事情的嗎。你如今也毋庸要分辯。有了你分辯的話。徒然把你陷害過的女子。加些污辱的名聲罷了。我寧可不聽你的分辯。神明鑒察。我已知道你所幹的事。還有不可對人言的呢。我的

姐姐今兒和我說。他會翻尋了些東西出來。就只那些東西。皇天降罰在你們這些男女的身上。也儘毀了。老兄台。原來聶婀娜和你曾經養過私孩的。這可不容你抵賴的了。婀娜該是你的妻室。你却有這膽量。倒來求我的女兒爲妻。照此看來。你一定是個奸騙之徒無疑。那婀娜的確是你孩子的親娘。你却不肯和他結婚了。李克樂聽說。眼望着柯長官。無言可對。就要分辯。也不能分辯。若要解洗了自己。便要損害了婀娜。使他如何開口呢。等了一會。柯長官口氣略略平和了些。說道。雖然如此。你們從前的罪惡。却不干害我甚麼。我又不是個裁判官。不犯着干預你們的事。只是你爲甚麼還敢妝作沒事人。來到這裡。和我這麼一個高尚貞潔的女兒生起戀愛來。教他傾心于你。你放出手段來。簸弄他欺騙他。又弄方法把你舊時的情婦。弄到我家裡來。故意羞辱他。教他無顏見人。這還可以再由着你擺佈的嗎。李克樂連連搖頭道。沒有的事。沒有

的事。你所說的話。却是故意來歪派我的。我前兒見婀娜來了。原是一驚非小。因爲我與他是多年沒有會面。也不知道他的生死存亡。更夢想不到他和你有親。我見了他。嚇的甚麼是的。我也曾叫他往別處去。又求他讓我和懿德說出真情來。無奈他總抵死不許我開口。說這是他的秘密事。關係着他的一生名譽的。和我約法三章。教我總別聲張。這瞞騙人的行爲。我自己也覺得很可憎厭。只是出不得已。被婀娜逼着做的罷了。柯長官。求你聽信了我這番說話。纔好。柯長官見李克樂說的這麼懇切。便改了稍平和的聲口答道。雖則如此。我也不能教你見懿德。便是懿德也實在不願見你的了。李克樂道。那麼你能把我的話告訴他聽。不能呢。柯長官道。這可不能彀了。我的女兒是純潔無垢的。我在世間活了一日。就要盡一日的防護。凡是罪惡的事。都不要教他得知。凡是罪惡的人。都不願教他親近的。像你這麼樣的人。又幹過這樣的事。

我是斷不肯再把女兒交託你的了。我的女兒。那裡得知你們的惡事。但曉得你瞞騙了他。曉得婀娜是投託在你姨娘那裡的罷了。你可知懿德的脾氣。也和我一般。見了你們這種的罪惡。是斷乎不能饒恕的。柯長官說到這裡。又懶懶漫漫的加上兩句道。你可知道。這事情已是破壞到不可收拾的了。所有信賴的觀念。真摯的心腸。歡樂的境界。這時候已都如雲烟過眼的了。老兄台。自古道月缺難圓。覆水難收。你想要前愆晚蓋。是萬萬不能做到的。請你死心塌地。不要妄想我的女兒做妻室的了。只不過我女兒是個少年有勇自待不薄的人。或者能够把前事忘却。那個日子是有的。柯長官說到最後這兩句話。聲氣雖很是柔和。但是帶着悽慘的聲音了。說完。便站了起來。這時候雖然沒舉手和李克樂握別。那神氣却是要教李克樂領會。要他知道這番說話。是說到盡頭處的了。於是李克樂更無可說。便垂頭喪氣的轉身出來。一步步捱到了

門口。跨過了門檻。驀然想起昨天曾到這裡。來與懿德携手而出。那時心下何等歡樂。何等滿意。今後は再不承望踏上這門來的了。今日看那柯長官的神情。料想再沒有回心轉意的希望。只從今以後。拚著含垢忍辱。受人指摘罷了。縱然懿德饒恕了我的前失。明白了我從前待婀娜的行徑。見諒我後來的遮瞞。是被人監逼着。不是我的本心。然而劉姑娘這封書信。又教我怎麼分說呢。爲甚我既替婀娜找了個地方。又要用了假名假姓來寄信給婀娜呢。這些情節。都是無從分說得開。這却是我姨娘的伴當這封書信害了我了。我所有的罪狀。算是這一件最可以告無罪的。却是這一件最難自明心跡。一路想着。回到家中。想着自己昏姻的事。今後永無指望了。往日的罪愆。如今盡行發現。眞所謂從前做過事。沒興一齊來。而且上帝的懲罰。重加十倍。都落在自己身上來了。自此以後。這李克樂無一日不是兀坐愁城。自怨自艾。有時想起各樣的

往事來。但覺迷離恍惚。如夢境一般。只是其中尚有可疑的情節。試爲逐一參詳起來。便覺着實有些難解的。即如自己畫的那個「斯芬克斯」爲甚麼跑到徐家的倉房子裡來。那司徒家的畫兒出賣。我是知道的。也會聽得自己的傑作。被一個不知姓名的人。用雙倍的價錢買去。然而却夢想不到就是徐姑娘買了。直到如今。尙是莫明其妙。不知徐姑娘買這東西來。要他何用。在我並不要追究這幅畫兒。也不要看見這幅畫兒。那是罪及我一生一世的東西。如今雖毀于火。弄得我慘目驚心。只是這件罪孽的憑據。被祝融氏替我將他來消滅了。永不留在世間。也算是我不幸中之幸。然而徐姑娘買了這畫。放在那兒。究竟是個甚麼意思呢。這是一件。第二件。婀娜去了。爲甚要丟下這書信在房中呢。婀娜逃匿的緣故。一定是因爲知道這把戲鬧破了。所以高飛遠舉。蹤影全無。只是留下了這封書信。是要証實他和我兩人的罪案的。我猜他決不至

故意留下。縱然他怕柯家裏的衆人懸心。特地要教他們知道他的去向。也決不至丟下這大破綻的。想到這裡。却陡然又轉了一個想頭。只是這個想頭。實在怕人。大約婀娜斷不至於此。便也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原來他忽然轉一念道。這是怎麼說。莫非婀娜不是到北方威爾斯去不成。既是這麼着。他又往那兒去了呢。這麼一想。不覺打了個寒噤。停了一會。又自慰自解的道。哦。這不用說。他自然是在那兒的。柯長官曾說過。那所倉房子有個後門。火發的時候。他自然是從那裡逃出來的了。目下只要發一電到北方。便可確知婀娜是不是在孫姑娘那裏。只是這電。却不願意發。因爲如今便憎惡婀娜了。從此不但願見婀娜的面。並不願聽見婀娜的消息了。又想前日徐夢蘭的火。估量定是婀娜放的。一定是故意放一把火。要把這畫兒燒了。泯滅了這證據。然後連夜逃走到倫敦。再由倫敦到北方威爾斯去的。只是爲何如此冒失。竟遺下這封禍

映的書信。放在抽屜裡呢。想了一會。終久難明。李克樂正在無限愁苦之中。也沒心情追究這些事件了。因爲這身世已沒了指望。懿德不是自己的人。到了這般的境地。還有甚麼心情去理會這些。有時想得憤恨起來。恨不得舉起手槍。尋個自盡。只是他究竟沒有做出來。因爲他這人雖是有了缺點。然而識見還算是明達。總不肯這麼含垢忍辱的了。却性命。不過想到絕望處。偶然一發生這等念頭罷了。一連捱過了四五天。無計可思。也無事可做。但覺得百端交集。弄得眠食俱廢。不知怎樣纔好。或是大半天坐在書房裡。只管呆呆的蹣着空地上。或是忽地站起來。像那失心狂似的。一直跑到外邊去。也不問早晚陰晴。便在園子裡或樹林中到處亂踱。甚至有時竟高叫起懿德的名字來。或時倒身下拜。望空禱告。只求速死。可憐李克樂容易弄到婚期逼近。好事臨頭。却驀地化作一場春夢。真是虧他受的了。李克樂一連煎熬幾天。容色大爲

改變。臉兒漸漸發黃。眼眶兒漸漸低陷。連頭髮也幾乎要蒼白了。有一天下午。正在林子裡一條青草的小路上。踟躕躑躅的踱去。這條路就是由他家往德音村去的。李克樂兩隻手兒都深深藏在衣袋裡。垂着頭。兩隻眼睛都瞧在地上。忽聽得前面低下去的坡上。髣髴有步履之聲。心下吃了一驚。不由的抬頭一看。噫。莫非懿德在此處相逢麼。再跑前去往下一瞧。雖然不是懿德。却也是一個要緊的人。便一時心忙起來。把兩隻腳加上了速度。趨步上前。原來他看見前頭那個人。頭上戴的。身上罩的。都是黑衣。肩背有些僵僵。行步有些僵蹇。不是別人。乃是柯家的薛姑媽。只見薛姑媽手中提着個籃兒。像是奉了甚麼賑恤的命令。打從這條路往林子裡那些破屋裡去。賑濟窮民之後。又轉回來的。于是在後面慌忙高叫道。姑媽。姑媽。那姑媽回頭一望。見是李克樂。便站着了等他。李克樂就向着這斜坡一直跑下來。這一次的相逢。心裏說不盡的歡

喜。既到了姑媽跟前。便倒身跪下。拿着姑媽遞給他的手兒。兩手捧着。親接個不住。隨即滿眼流淚的說道。姑媽。你是向來疼我的。天可憐見的。望你救救我的性命罷。這心腸綿軟的姑媽。見了這情形。便口中喃喃的道。可憐的人兒。可憐的人兒也罷。待我們坐在這橫臥的樹子上談談罷。此時姑媽見李克樂形容改變。又聽他說話那麼悽愴。着實吃了一驚。他本是個面軟心慈的人。遇了這些失望的事情。不禁肝腸欲碎。便問李克樂道。教我如何救你呢。李克樂道。求你告訴我。我的心愛人怎麼樣了。姑媽搖了搖頭道。也病着。身上十分不好。馬醫生天天到的。只是也無濟于事。那麼個傻人。懿德的病。是因驚恐悔恨而起的。他又何能爲力呢。李克樂道。姑媽。你別這樣說。姑媽道。這麼個婦人。給懿德開了這麼個事情出來。教我怎能够不這樣說呢。李克樂瞧着姑媽。詫異起來道。那麼你的意思。……姑媽接着說道。我的意思。自然要說是這婦人的不

是。婀娜這壞透了的小蹄子。他害了我懿德的性命了。說着便痛哭起來。李克樂道。啊呀。你別估量這是婀娜的過犯纔好。姑媽道。這種事情。多管是婦人的罪過。你不用和我分說。我是曉得的。懿德這孩子。雖然還不懂得這些情弊。更是個見過世面的人。如何不曉得呢。說着一面站起來。一面說道。我不但曉得。更是深知道這事的始末原委。婀娜是個壞透了的女孩子。他老子是意大利的人。也是個不良之輩。他又出身微賤。那得不壞呢。自然是他先把你誘惑。你一脚走錯。便後悔無及了。只是當初你若和我一一說個明白。你就可以見諒於人。不至闖下這場大禍了。李克樂聽了這一席話。這英國男兒的血性。不由的要生起反抗來。暗想這個婀娜。是自己不合害了他的。却拿他來替自己受過。這却斷乎使不得。便連忙答道。不是的。不是的。姑媽。這不能由着你這樣猜度。只怪着婀娜的。這都是我的過犯。不過這是多年前的事。我以為事過境遷。

此後再不消提起了。我如今只是一心鍾愛懿德。我是鍾愛他到甚麼似的。惟有上帝知道罷了。薛夫人聽說。滿心憐憫道。可憐。可憐。那早是不瞞着我們就好了。李克樂又問道。告訴我罷。你看我還有冀望沒有呢。懿德還能够原諒我不能呢。姑媽道。他如今身上很覺不快。成日躺在牀上。他曾和我略說說……姑媽說到這裡。忽然有些躊躇起來。李克樂見他要隱諱。便道。他說甚麼。告訴我。不用和我藏頭露尾的了。姑媽便又說道。昨兒晚上。我問他將來能够饒恕你不能。他歇了好一會。總不作聲。我又探他的意思道。讓我告訴他去。說你有日饒恕他的。你意下如何呢。李克樂忙道。是了。他怎樣回答呢。姑媽道。他在枕上。轉過臉來。把這愁眉不展的面孔向着我說道。你告訴他。他娶了婀娜爲妻。我便饒恕他了。只說了這一句。再沒別的話了。李克樂聽說。停了一會。纔嘆口氣道。咳。照他這樣說時。我果然再沒有指望了。姑媽又道。你須知道。我已經把

前事一概告訴了他了。我的兄弟察理還不曉得我告訴了他。只是如今還能够遮瞞着他嗎。這些憂患境界。已把他的智識磨鍊出來了。以前所有的事情。他都逼着我和他說明白了的。李克樂道。以前所有事情嗎。你說是些甚麼事情。姑媽道。我告訴他那小孩子的鞋襪衣裳。那是在婀娜房裡看見的。噯唷。克樂。這事情很怕人的呢。李克樂接不上氣的說道。怎好。怎好。不知他聽了要怎樣難受呢。姑媽道。了不得。他十分難受。大概把前事并攏起來。還算這一起事情最壞。只因為你告訴他。沒有戀愛過別個婦人的。他如今自然是知道你所說的都是慌話。那得不心痛呢。若到了如今。我還不教他得知那些事情。只怕要弄得他不死不活的地步了。所以我都告訴了他。他的心事。以為你合該和婀娜結婚纔是的。李克樂道。這個我斷不能做的。一面說。一面站起來。又連連說道。不能。不能。姑媽道。克樂。只是我以為這是合理的辦法。李克樂搖着頭

答道。兩個背理。做不出一個合理來的。姑媽只是搖頭不語。李克樂憤然道。我寧可自殺。也不做這個事。姑媽聽說。吃了一驚。瞅了他一眼。李克樂又連忙改口道。不是。不是。我方才的說錯了。只是我怎生纔好呢。姑媽啊。你救救我罷。你可能勸他和我會面。一遭不能呢。姑媽道。只怕不能。況且他也實在身上不大好。他的腦筋都氣壞了。等得他畧好些。我們還要帶他往瑞士國山裏去游散游散。這是馬醫生吩咐的。只要他可以出行。我們便要陪着他了。只是李克樂你還須和我說個明白。你既然是和婀娜的事情都已過去。彼此兩不相關了。爲甚又要寫信給他呢。於是李克樂便把自己與婀娜的交涉。一一告訴了姑媽。說是婀娜如何求我替他找地方。特地要避了這婚禮。我因逼於無奈。便如何替婀娜安排。自始至終。從直說了一遍。姑媽留心聽着。漸漸的信了李克樂的話。纔知道他還不到得惡魔似的那麼壞。便把前此待李克樂的一片忠

誠。又從死灰裡復燃起來。又因爲看見李克樂形容改變。詞意悲酸。心腸更加軟了。李克樂又問。婀娜曾留下個字兒沒有。姑媽道。一個字兒也沒有寫下。只是我已經把他的東西。都寄到你的姨娘那裡去了。懿德知道你姨娘住的地方。因爲你在你姨娘那裡時。他曾經寄過書信的。所以知道。李克樂聽說。驀地一陣心酸。現于顏色。記得懿德給他那些書信上的言語。那麼天真爛漫。情意纏綿。當時雖不大寶貴。却都一一收藏起來。如今是再不敢拿出來看一看了。這時姑媽舉足欲行。要想回去。李克樂又愁容可掬的問道。你道我還能够有些微的指望不能呢。姑媽道。只怕我的兄弟不能饒恕你。未必肯讓懿德和你結婚了。這倒是和你老實說了的好。說時只見李克樂的臉色。愈現出一種悲慘之像。便又禁不住加上兩句道。只是這時光或者能够推挽你。又或者懿德自己有回心轉意的日子。也說不定。我們這番到瑞士去。約須兩三個月。到我

們回家的時候。你須要離開這地方。別教懿德知道你在家裡纔好。等他過了六個月頭。那時……姑媽說到這裏。覺得口齒鈍了。有些難說。李克樂抬頭瞧着他。心裡切望下文。便接着問道。就在那時麼。依你這樣想着你的用意……姑媽忙道。我沒甚麼用意。不過是到了六個月頭。他或者可能答應和你相見罷了。你須仔細聽着。我不是說他一定如此。不過是說他萬一能毅如此。只是……李克樂又忙插嘴說道。只是你可以盡你的力所能爲。教他和我相見的是不是呢。姑媽被李克樂這個傷心的男子。緊緊纏住。心下萬分憐憫。不忍拒絕。便盼望將來把這一對拆散的鴛鴦。再合攏起來。才覺得遂他的心願。於是答應李克樂。替他盡力而爲。李克樂道。姑媽。只願神天保佑你。你果然是個好人。我以後能够視息人間。都是你的厚賜了。姑媽道。只是懿德若見了你。我料他也不過是教你和婀娜結婚罷了。他是很知道人人的分際的。李克樂決決

網絕的道。我終生除了懿德之外。再不和別的婦人結婚。說着滿眼垂着眼淚。聲氣也歪了。又說道。噯。姑媽。你可記得明天不就是我和懿德結婚的日子嗎。天啊。教我怎生過得這日子。說着也無心言別。回身竟自去了。姑媽滿心悲憫。眼看着他向斜坡中的小路而去。直至不見李克樂的蹤影。他纔拿了空籃兒。一步步歸家而去。還是一面擦眼淚。一面口中說道。好可憐見兒的。但願這事情還有挽回之望纔好呢。

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初版印行

定價
二角五分



著者 英國 甘縻倫夫人

譯者 廣東 无悶居士

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

(斯芬克斯之美人卷中)

57

447/102

3C
51.44